

张南垣名涟，南垣其字，华亭人，徙秀州，又为秀州人。少学画，好写人像，兼通山水，遂以其意垒石，故他艺不甚著，其垒石最工，在他人为之莫能及也。百余年来，为此技者类学崭岩嵌特，好事之家罗取一二异石，标之曰峰，皆从他邑辇致，决城闾，坏道路，人牛喘汗，仅得而至。络以巨絙，辋以铁汁，刑牲下拜，劓颜刻字，钩填空青，穹窿岩岩，若在乔岳，其难也如此。而其旁又架危梁，梯鸟道，游之者钩巾棘履，拾级数折，伛偻入深洞，扞壁投罅，瞪眙骇栗。南垣过而笑曰：“是岂知为山者耶！今夫群峰造天，深岩蔽日，此夫造物神灵之所为，非人力所得而致也。况其地辄跨数百里，而吾以盈丈之址，五尺之沟，尤而效之，何异市人搏土以欺儿童哉！唯夫平冈小阪，陵阜陂陀，版筑之功，可计日以就，然后错之以石，棋置其间，缭以短垣，翳以密箬，若似乎奇峰绝嶂，累累乎墙外，而人或见之也。其石脉之所奔注，伏而起，突而怒，为狮蹲，为兽攫，田鼻含呀，牙错距跃，决林莽，犯轩槛而不去，若似乎处大山之麓，截溪断谷，私此数石者为吾有也。方圻石洫，易以曲岸回沙；邃閼雕楹，改为青扉白屋。树取其不雕者，松杉桧栝，杂植成林；石取其易致者，太湖尧峰，随意布置。有林泉之美，无登顿之劳，不亦可乎！”华亭董宗伯玄宰、陈征君仲醇亟称之曰：“江南诸山，土中戴石，黄一峰、吴仲圭常言之，此知夫画脉者也。”群公交书走币，岁无虑数十家。有不能应者，用为大恨，顾一见君，惊喜欢笑如初。

君为人肥而短黑，性滑稽，好举里巷谐媒以为抚掌之资。或陈语旧闻，反以此受人调弄，亦不顾也。与人交，好谈人之善，不择高下，能安异同，以此游于江南诸郡者五十余年。自华亭、秀州外，于白门、于金沙、于海虞、于娄东、于鹿城，所过必数月。其所为园，则李工部之横云、虞观察之予园、王奉常之乐郊、钱宗伯之拂水、吴吏部之竹亭为最著。经营粉本，高下浓淡，早有成法。初立土山，树石未添，岩壑已具，随皴随改，烟云渲染，补入无痕。即一花一竹，疏密欹斜，妙得俯仰。山未成，先思著屋，屋未就，又思其中之所施設，窗櫺几榻，不事雕饰，雅合自然。主人解事者，君不受促迫，次第结构，其或任情自用，不得已骯骯曲折，后有过者，辄叹息曰：“此必非南垣意也。”

君为此技既久，土石草树，咸能识其性情。每创手之日，乱石林立，或卧或倚，君踌躇四顾，正势侧峰，横支竖理，皆默识在心，借成众手。常高坐一室，与客谈笑，呼役夫曰：“某树下某石可置某处。”目不转视，手不再指

，若金在冶，不假斧凿。甚至施竿结顶，悬而下绳，尺寸勿爽，观者以此服其能矣。人有学其术者，以为曲折变化，此君生平之所长，尽其心力以求仿佛，初见或似，久观辄非。而君独规模大势，使人于数日之内，寻丈之间，落落难合，及其既就，则天堕地出，得未曾有。曾于友人斋前作荆、关老笔，对峙平城，已过五寻，不作一折，忽于其颠，将数石盘互得势，则全体飞动，苍然不群。所谓他人为之莫能及者，盖以此也。

君有四子，能传父术。晚岁辞涿鹿相国之聘，遣其仲子行，退老于鸳湖之侧，结庐三楹。余过之谓余曰：“自吾以此术游江以南也，数十年来，名园别墅易其故主者，比比多矣。荡于兵火，没于荆榛，奇花异石，他人攀取以去，吾仍为之营置者，辄数见焉。吾惧石之不足留吾名，而欲得子文以传之也。”余曰：“柳宗元为《梓人传》，谓有得于经国治民之旨。今观张君之术，虽庖丁解牛，公输刻鹄，无以复过，其艺而合于道者欤！君子不作无益，穿池筑台，《春秋》所戒，而王公贵人，歌舞般乐，侈欲伤财，独此为耳目之观，稍有合于清净。且张君因深就高，合自然，惜人力，此学愚公之术而变焉者也，其可传也已。”作《张南垣传》。

彭士望

九牛坝观觥戏记

树庐叟负幽忧之疾于九牛坝茅斋之下。戊午闰月除日，有为角觥之戏者，踵门告曰：“其亦有以娱公？”叟笑而颌之。因设场于溪树之下。密云未雨，风木冷然，阴而不燥。于是邻幼生周氏之族之宾之友戚，山者牧樵，耕者犁犊，行担簦者，水桴辑者，咸停释而聚观焉。

初则累重案，一妇仰卧其上，竖双足承八岁儿，氏覆卧起，或鹄立合掌拜跪，又或两肩接足，儿之足亦仰竖，伸缩自如；间又一足承儿，儿拳曲如莲出水状。其下则二男子一妇一女童，与一老妇鸣金鼓，俚歌杂佛曲和之。良久乃下。又一妇登场，如前卧，竖承一案，旋转周四角，更反侧背面承之，儿复立案上，拜起如前仪。儿下，则又承一木槌，槌长尺有半，径半之。两足圆转，或竖抛之而复承之。妇既罢，一男子登焉，足仍竖，承一梯可五级，儿上至绝顶，复倒竖穿级而下。叟悯其劳，令暂息，饮之酒。

其人更移场他处，择草浅平坡地，去瓦石。乃接木为蹻，距地八尺许，一男子履其上，傅粉墨挥扇杂歌笑，阔步坦坦，时或跳跃，后更舞大刀，回翔中节。此戏吾乡暨江左时有之，更有高丈余者，但步不能舞。最后设软索，高丈许，长倍之，女童履焉。手持一竹竿，两头载石如持衡，行至索尽处，辄倒步，或仰卧，或一足立，或偃行，或负竿行如担，或时坠挂复跃起。下鼓歌和之，说白俱有名目，为时最久，可十许刻。女下，妇索帕蒙双目为瞽者，番跃而

登，作盲状，东西探步，时跌若坠，复摇晃似战惧，久之乃已。仍持竿，石加重，盖其衡也。

方登场时，观者见其险，咸为之股栗，毛发竖，目炫晕，惴惴惟恐其倾坠。叟视场上人，皆暇整从容而静，八岁儿亦斋慄如先辈主敬，如入定僧。此皆诚一之所至，而专用之于习。惨澹攻苦，屡蹉跌而不迁；审其机以应其势，以得其致力之所在，习之又久，乃至精熟，不失毫茫，乃始出而行世，举天下之至险阻者皆为简易。夫曲艺则亦有然者矣！以是知至巧出于至平。盖以志凝其气，气动其天，非卤莽灭裂之所能效此。其意庄生知之，私其身不以用于天下；仪、秦亦知之，且习之，以人国戏，私富贵，以自贼其身与名。庄所称僚之弄丸、庖丁之解牛、伛偻之承蜩、纪渚子之养鸡，推之伯昏瞀人临千仞之蹊，足逡巡垂二分在外；吕梁丈人出没于悬水三十仞，流沫四十里之间，何莫非是。其神全也。叟又以视观者，久亦忘其为险，无异康庄大道中，与之俱化。甚矣！习之能移人也。

其人为叟言：祖自河南来零陵，传业者三世，徒百余人，家有薄田，颇苦赋役，携其妇与妇之娣姒，兄之子，提抱之婴孩，糊其口于四方，赢则以供田赋。所至江、浙、两粤、滇、黔、口外绝徼之地，皆步担，器具不外贷，谙草木之性，捃摭续食，亦以哺其儿。叟视其人衣敝缁，飘泊羈穷，陶然有自乐之色。群居甚和适，男女五六岁即授技，老而休焉，皆有以自给。以道路为家，以戏为田，传授为世业。其肌体为寒暑风雨冰雪之所顽，智意为跋涉艰远人情之所傲怵磨厉。男妇老稚皆顽钝，儇敏机利，捷于猿猱，而其性旷然如麋鹿。叟因之重有感矣。

先王之教，久矣夫不明不作。其人恬自处于优笑巫覡之间，为夏仲御之所深疾，然益知天地之大，物各遂其生成，稗稻并实，无偏颇也。彼固自以为戏，所游历几千万里，高明巨丽之家，以迄三家一门之村市，亦无不以戏视之，叟独以为有所用。身老矣，不能事泝泝，亦安所得以试其不龟手之药，托空言以记之？固哉！王介甫谓“鸡鸣狗盗之出其门，士之所以不至。”不能致鸡鸣狗盗耳，吕惠卿辈之谄谩，曾鸡鸣狗盗之不若。鸡鸣狗盗之出其门，益足以致天下之奇士，而孟尝未足以知之；信陵、燕昭知之，所以收浆、博、屠者之用，千金市死马之骨，而遂以报齐怨。宋亦有张元、吴昊，虽韩、范不能用，以资西夏。宁无复以叟为戏言也，悲夫！

黄宗羲

原君

有生之初，人各自私也，人各自利也。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，有公害而莫或除之，有人者出，不以一己之利为利，而使天下受其利；不以一己之害为

害，而使天下释其害。此其人之勤劳，必千万于天下之人。夫以千万倍之勤劳，则己又不享其利，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。故古人之君，量而不欲入者，许由、务光是也；入而又去之者，尧、舜是也；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，禹是也。岂古之人有所异哉？好逸恶劳，亦犹夫人之情也。

后之为人君者不然。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，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，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，亦无不可。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，不敢自利，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。始而惭焉，久而安焉，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，传之子孙，受享无穷。汉高帝所谓“某业所就，孰与仲多”者，其逐利之情，不觉溢之于辞矣。

此无他，古者以天下为主，君为客，凡君之所毕

世而经营者，为天下也。今也以君为主，天下为客，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，为君也。是以其未得之也，屠毒天下之肝脑，离散天下之子女，以博我一人之产业，曾不惨然，曰：“我固为子孙创业也。”其既得之也，敲剥天下之骨髓，离散天下之子女，以奉我一人之淫乐，视为当然，曰：“此我产业之花息也。”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，君而已矣！向使无君，人各得自私也，人各得自利也。呜呼！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？

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，比之如父，拟之如天，诚不为过也。今也天下之人，怨恶其君，视之如寇仇，名之为独夫，固其所也。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，至桀纣之暴，犹谓汤武不当诛之，而妄传伯夷、叔齐无稽之事，乃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，曾不异夫腐鼠。岂天地之大，于兆人万姓之中，独私其一人一姓乎？是故武王圣人也，孟子之言，圣人之言也。后世之君，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，禁人之窥伺者，皆不便于其言，至废孟子而不立，非导源于小儒乎？

虽然，使后之为君者，果能保此产业，传之无穷，亦无怪乎其私之也。既以产业视之，人之欲得产业，谁不如我？摄缄滕，固扃鐍，一人之智力，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。远者数世，近者及身，其血肉之崩溃，在其子孙矣。昔人愿世世无生帝王家，而毅宗之语公主，亦曰：“若何为生我家！”痛哉斯言！回思创业时，其欲得天下之心，有不废然摧沮者乎？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，则唐、虞之世，人人能让，许由、务光非绝尘也；不明乎为君之职分，则市井之间，人人可欲，许由、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。然君之职分难明，以俄顷淫乐，不易无穷之悲，虽愚者亦明之矣。

顾炎武

廉耻

《五代史·冯道传·论》曰：礼义廉耻，国之四维，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

。善乎，管生之能言也！礼义，治人之大法；廉耻，立人之大节；盖不廉则无所不取，不耻则无所不为。人而如此，则祸败乱亡，亦无所不至；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，无所不为，则天下其有不乱，国家其有不亡者乎？然而四者之中，耻尤为要。故夫子之论士，曰：“行己有耻。”孟子曰：“人不可以无耻。无耻之耻，无耻矣。”又曰：“耻之于人大矣，为机变之巧者，无所用耻焉。”所以然者，人之不廉，而至于悖礼犯义，其原皆生于无耻也。故士大夫之无耻，是谓国耻。

吾观三代以下，世衰道微，弃礼义，捐廉耻，非一朝一夕之故。然而松柏后凋于岁寒，鸡鸣不已于风雨，彼昏之日，固未尝无独醒之人也！顷读《颜氏家训》有云：“齐朝一士夫尝谓吾曰：‘我有一儿，年已十七，颇晓书疏，教其鲜卑语，及弹琵琶，稍欲通解，

以此伏事公卿，无不宠爱。’吾时俯而不答。异哉，此人之教子也！若由此业自致卿相，亦不愿汝曹为之。”嗟乎！之推不得已而仕于乱世，犹为此言，尚有《小宛》诗人之意，彼阉然媚于世者，能无愧哉！

罗仲素曰：教化者朝廷之先务，廉耻者士人之美节；风俗者天下之大事。朝廷有教化，则士人有廉耻；士人有廉耻，则天下有风俗。

古人治军之道，未有不本于廉耻者。《吴子》曰：“凡制国治军，必教之以礼，励之以义，使有耻也。夫人有耻，在大足以战，在小足以守矣。”《尉繚子》言：“国必有慈孝廉耻之俗，则可以死易生。”而太公对武王：“将有三胜，一曰礼将，二曰力将，三曰止欲将。故礼者，所以班朝治军而免苴之武夫，皆本于文王后妃之化；岂有淫刍豢，窃牛马，而为暴于百姓者哉！”《后汉书》：张奂为安定属国都尉，“羌豪帅感奂恩德，上马二十匹，先零酋长又遗金镡八枚，奂并受之，而召主簿于诸羌前，以酒酹地曰：‘使马如羊，不以入；使金如粟，不以入怀。’悉以金马还之。羌性贪而贵吏清，前有八都尉率好财货，为所患苦，及奂正身洁己，威化大行”。呜呼！自古以来，边事之败，有不始于贪求者哉？吾于辽东之事有感。

杜子美诗：安得廉颇将，三军同晏眠！一本作“廉耻将”。诗人之意，未必及此，然吾观《唐书》，言王侁为武灵节度使，先是，土蕃欲成乌兰桥，每于河

壩先贮材木，皆为节帅遣人潜载之，委于河流，终莫能成。蕃人知侁贪而无谋，先厚遗之，然后并役成桥，仍筑月城守之。自是朔方御寇不暇，至今为患，由侁之黷货也。故贪夫为帅而边城晚开。得此意者，郢书燕说，或可以治国乎！

顾炎武

与友人论门人书

伏承来教，勤勤恳恳，闵其年之衰暮，而悼其学之无传，其为意甚盛。然欲使之效曩者二三先生，招门徒，立名誉，以光显于世，则私心有所不愿也。若乃西汉之传经，弟子常千余人，而位富者至公卿，下者亦为博士，以名其学，可不谓荣欤，而班史乃断之曰：“盖禄利之路然也。”故以夫子之门人，且学干禄。子曰：“三年学，不至于毂，不易得也。”而况于今日乎？

今之为禄利者，其无藉于经术也审矣。穷年所习不过应试之文，而问以本经，犹茫然不知为何语，盖举唐以来帖括之浅而又废之。其无意于学也，传之非一世矣，矧纳贖之例行，而且不识字者可为郡邑博士！惟贫而不能徙业者，百人之中尚有一二。读书而又皆躁竞之徒，欲速成以名于世，语之以五经则不愿学，语之以白沙、阳明之语录，则欣然矣，以其袭而取之易也。其中小有才华者，颇好为诗，而今日之诗，亦可

以不学而作。吾行天下见诗与语录之刻，堆几积案，殆于瓦釜雷鸣，而叩之以二南、雅颂之义，不能说也。于此时而将行吾之道，其谁从之？“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，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。”若徇众人之好而自贬其学，以来天下之人，而广其名誉，则是枉道以从人，而我亦将有所不暇。惟是斯道之在天下，必有时而兴，而君子之教人有私淑艾者，虽去之百世而犹若同堂也。所著《日知录》三十余卷，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，惟多写数本以贻之同好，庶不为恶其害己者之所去，而有王者起，得以酌取焉，其亦可以毕区区之愿矣。

夫道之污隆，各以其时，若为己而不求名，则无不可以自勉。鄙哉碌碌所以异于今之先生者如此。高明何以教之！

侯方域

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

仆窃闻君子处己，不欲自恕而苛责他人以非其道。今执事之于仆，乃有不然者，愿为执事陈之。

执事，仆之父行也。神宗之末，与大人同朝，相得甚欢。其后乃有欲终事执事而不能者，执事当自追忆其故，不必仆言之也。大人削官归，仆时方少，每侍，未尝不念执事之才而嗟惜者弥日。及仆稍长，知读书，求友金陵，将戒途，而大人送之曰：“金陵有御史成公勇者，虽于我为后进，我常心重之。汝至，当以为师。又有老友方公孔炤，汝当持刺拜于床下。”语不及执事。及至金陵，则成公已得罪去，仅见方公，而其子以智者，仆之夙交也，以此晨夕过从。执事与方公，同为父行，理当谒，然而不敢者，执事当自追忆其故，不必仆言之也。今执事乃责仆与方公厚，而与执事薄。噫，亦过矣。

忽一日，有王将军过仆甚恭。每一至，必邀仆为诗歌，既得之，必喜，而

为仆贯酒奏伎，招游舫，携山屐，殷殷积旬不倦。仆初不解，既而疑以问将军，将军乃屏人以告仆曰：“是皆阮光禄所愿纳交于君者也，光禄方为诸君所诟，愿更以道之君之友陈君定生、吴君次尾，庶稍湔乎。”仆容谢之曰：“光禄身为贵卿，又不少佳宾客，足自娱，安用此二三书生为哉，仆道之两君，必重为两君所绝。若仆独私从光禄游，又窃恐无益光禄。辱相款八日，意良厚，然不得不绝矣。”凡此皆仆平心称量，自以为未甚太过，而执事顾含怒不已，仆诚无所逃罪矣！

昨夜方寝，而杨令君文骢叩门过仆曰：“左将军兵且来，都人洶洶，阮光禄扬言于清议堂，云子与有旧，且应之于内，子盍行乎。”仆乃知执事不独见怒，而且恨之，欲置之族灭而后快也。仆与左诚有旧，亦已奉熊尚书之教，驰书止之，其心事尚不可知。若其犯顺，则贼也；仆诚应之于内，亦贼也。士君子稍知礼义，何至甘心作贼！万一有焉，此必日暮途穷，倒行而逆施，若昔日干儿义孙之徒，计无复之，容出于此。而仆岂其人耶，何执事文织之深也！

窃怪执事常愿下交天下士，而展转蹉跎，乃至嫁祸而灭人之族，亦甚违其本念。倘一旦追忆天下士所以相远之故，未必不悔，悔未必不改。果悔且改，静待之数年，心事未必不暴白。心事果暴白，天下士未必不接踵而至执事之门。仆果见天下士接踵而至执事之门，亦必且随属其后，长揖谢过，岂为晚乎？而奈何阻毒左计一至于此！

仆今已遭乱无家，扁舟短棹，措此身甚易。独惜执事伎机一动，长伏草莽则已，万一复得志，必至杀尽天下士以酹其宿所不快，则是使天下士终不复至执事之门，而后世操简书以议执事者，不能如仆之词微而义婉也。仆且去，可以不言，然恐执事不察，终谓仆于长者傲，故敢述其区区，不宣。

侯方域

李姬传

李姬者名香，母曰贞丽。贞丽有侠气，尝一夜博，输千金立尽。所交接皆当世豪杰，尤与阳羨陈贞慧善也。姬为其养女，亦侠而慧，略知书，能辨别士大夫贤否，张学士溥、夏吏部允彝急称之。少风调皎爽不群。十三岁，从吴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传奇，皆能尽其音节。尤工琵琶词，然不轻发也。

雪苑侯生，己卯来金陵，与相识。姬尝邀侯生为诗，而自歌以偿之。初，皖人阮大铖者，以阿附魏忠贤论城旦，屏居金陵，为清议所斥，阳羨陈贞慧、贵池吴应箕实首其事，持之力。大铖不得已，欲侯生为解之，乃假所善王将军，日载酒食与侯生游。姬曰：“王将军贫，非结客者，公子盍叩之？”侯生三问，将军乃屏人述大铖意。姬私语侯生曰：“妾少从假母识阳羨君，其人有高义，闻吴君尤铮铮，今皆与公子善，奈何以阮公负至交乎！且以公子之世望

，安事阮公！公子读万卷书，所见岂后于贱妾耶？”侯生大乎称善，醉而卧。王将军者殊怏怏，因辞去，不复通。

未几，侯生下第。姬置酒桃叶渡、歌琵琶词以送之，曰：“公子才名文藻，雅不减中郎。中郎学不补行，今琵琶所传词固妄，然尝昵董卓，不可掩也。公子豪迈不羁，又失意，此去相见未可期，愿终自爱，无忘妾所歌琵琶词也！妾亦不复歌矣！”

侯生去后，而故开府田仰者，以金三百镒，邀姬一见。姬固却之。开府惭且怒，且有以中伤姬。姬叹曰：“田公岂异于阮公乎？吾向之所赞于侯公子者谓何？今乃利其金而赴之，是妾卖公子矣！”卒不往。

魏禧

吾庐记

季子礼，既倦于游，南极琼海，北抵燕，于是作屋于勺庭之左肩，曰：“此真吾庐矣！”名曰吾庐。

庐于翠微址最高，群山宫之，平畴崇田，参错其下，目之所周，大约数十里，故视勺庭为胜焉。

于是高下其径，折而三之。松鸣于屋上，桃、李、梅、梨、梧桐、桂、辛夷之华，荫于径下，架曲直之木为槛，垩以蜃灰，光耀林木。

客曰：“斗绝之山，取蔽风雨足矣。季子举债而饰之，非也。”或曰：“其少衰乎？其将怀安也。”

方季子之南游也，驱车瘴癘之乡，蹈不测之波，去朋友，独身无所事事，而之琼海。至则飓风夜发屋，卧星露之下，兵变者再，索人而杀之，金铁鸣于堂户，尸交于衢，流血沟渎。客或以闻诸家，家人忧恐泣下，余谈笑饮食自若也。及其北游山东，方大饥，饥民十百为群，煮人肉而食。千里之地，草绝根，树无青皮。家人闻之，益忧恐，而季子竟至燕。

客有让余者曰：“子之兄弟一身矣，又唯子言之从。今季子好举债游，往往无故冲危难，冒险阻，而子不禁，何也？”余笑曰：“吾固知季子之无死也。吾之视季子之举债冒险危而游，与举债而饰其庐，一也。且夫人各以得行其志为适。终身守闺门之内，选奕越越，盖井而观，腰舟而渡，遇三尺之沟，则色变不敢跳越，若是者，吾不强之适江湖。好极山川之奇，求朋友，揽风土之变，视客死如家，死乱如死病，江湖之死如衽席，若是者，吾不强使守其家。孔子曰：‘志士不忘在沟壑。’夫若是者，吾所不能而子弟能之，其志且乐为之，而吾何暇禁？”

季子为余言，渡海时舟中人眩怖不敢起，独起视海中月，作《乘月渡海歌》一首。兵变，阖而坐，作《海南道中诗》三十首。余乃笑吾幸不忧恐泣下也

。庐既成，易堂诸子，自伯兄而下皆有诗；四方之士闻者，咸以诗来会，而余为之记。

魏禧

大铁椎传

庚戌十一月，予自广陵归，与陈子灿同舟。子灿年二十八，好武事，予授以左氏兵谋兵法，因问“数游南北，逢异人乎？”子灿为述大铁椎，作《大铁椎传》。

大铁椎，不知何许人，北平陈子灿省兄河南，与遇宋将军家。宋，怀庆清华镇人，工技击，七省好事者皆来学，人以其雄健，呼宋将军云。宋弟子高信之，亦怀庆人，多力善射，长子灿七岁，少同学，故尝与过宋将军。

时座上有健啖客，貌甚寝，右胁夹大铁椎，重四五十斤，饮食拱揖不暂去。柄铁折迭环复，如锁上练，引之长丈许。与人罕言语，语类楚声。扣其乡及姓字，皆不答。

既同寝，夜半，客曰：“吾去矣！”言讫不见。子灿见窗户皆闭，惊问信之。信之曰：“客初至，不冠不袜，以蓝手巾裹头，足缠白布，大铁椎外，一物无所持，而腰多白金。吾与将军俱不敢问也。”子灿寐而醒，客则鼾睡炕上矣。

一日，辞宋将军曰：“吾始闻汝名，以为豪，然皆不足用。吾去矣！”将军强留之，乃曰：“吾数击杀响马贼，夺其物，故仇我。久居，祸且及汝。今夜半，方期我决斗某所。”宋将军欣然曰：“吾骑马挟矢以助战。”客曰：“止！贼能且众，吾欲护汝，则不快吾意。”宋将军故自负，且欲观客所为，力请客，客不得已，与偕行。将至斗处，送将军登空堡上，曰：“但观之，慎弗声，令贼知也。”

时鸡鸣月落，星光照旷野，百步见人。客驰下，吹鬣策数声。顷之，贼二十余骑四面集，步行负弓矢从者百许人。一贼提刀突奔客，客大呼挥椎，贼应声落马，马首裂。众贼环而进，客奋椎左右击，人马仆地，杀三十许人。宋将军屏息观之，股票欲堕。忽闻客大呼曰：“吾去矣。”尘滚滚东向驰去。后遂不复至。

魏禧论曰：子房得力士，椎秦皇帝博浪沙中，大铁椎其人与？天生异人，必有所用之。予读陈同甫《中兴遗传》，豪俊侠烈魁奇之士，泯泯然不见功名于世者又何多也？岂天之生才不必为人用与？抑用之自有时与？子灿遇大铁椎为壬寅岁，视其貌当年三十，然则大铁椎今四十耳。子灿又尝见其写市物帖子，甚工楷书也。

汪琬

传是楼记

昆山徐健菴先生，筑楼于所居之后，凡七楹。间命工木为櫺，贮书若干万卷，区为经史子集四种，经则传注义疏之书附焉，史则目录家乘山经野史之书附焉，子则附以卜筮医药之书，集则附以乐府诗余之书，凡为櫺者七十有二，部居类汇，各以其次，素标细帙，启钥灿然。于是先生召诸子登斯楼而诏之曰：“吾何以传女曹哉？吾徐先世，故以清白起家，吾耳目濡染旧矣。盖尝慨夫为人之父祖者，每欲传其土田货财，而子孙未必能世富也；欲传其金玉珍玩、鼎彝尊罍之物，而又未必能世宝也；欲传其园池台榭、舞歌舆马之具，而又未必能世享其娱乐也。吾方以此为鉴。然则吾何以传女曹哉？”因指书而欣然笑曰：“所传者惟是矣！”遂名其楼为“传是”，而问记于琬。琬衰病不及为，则先生屡书督之，最后复于先生曰：

甚矣，书之多厄也！由汉氏以来，人主往往重官赏以购之，其下名公贵卿，又往往厚金帛以易之，或亲操翰墨，及分命笔吏以缮录之。然且哀聚未几，而辄至于散佚，以是知藏书之难也。琬顾谓藏之之难不若守之之难，守之之难不若读之之难，尤不若躬体而心得之之难。是故藏而勿守，犹勿藏也；守而弗读，犹勿守也。夫既已读之矣，而或口与躬违，心与迹忤，采其华而忘其实，是则呻佔记诵之学所为哗众而窃名者也，与弗读奚以异哉！

古之善读书者，始乎博，终乎约，博之而非夸多斗靡也，约之而非保残安陋也。善读书者根柢于性命而究极于事功：沿流以溯源，无不探也；明体以适用，无不达也。尊所闻，行所知，非善读书者而能如是乎！

今健菴先生既出其所得于书者，上为天子之所器重，次为中朝士大夫之所矜式，藉是以润色大业，对扬休命，有余矣，而又推之以训敕其子姓，俾后先跻巍科，取仕，翕然有名于当世，琬然后喟焉太息，以为读书之益弘矣哉！循是道也，虽传诸子孙世世，何不可之有？

若琬则无以与于此矣。居平质驽才下，患于有书而不能读。延及暮年，则又跼伏穷山僻壤之中，耳目固陋，旧学消亡，盖本不足以记斯楼。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，姑为一言复之，先生亦恕其老諄否耶？

汪琬

江天一传

江天一，字文石，徽州歙县人。少丧父，事其母，及抚弟天表，具有至性。尝语人曰：“士不立品者，必无文章。”前明崇祯间，县令傅岩奇其才，每试辄拔置第一。年三十六，始得补诸生。家贫屋败，躬畚土筑垣以居。覆瓦不完，盛暑则暴酷日中。雨至，淋漓蛇伏，或张敝盖自蔽。家人且怨且叹，而天

一挟书吟诵自若也。

天一虽以文士知名，而深沉多智，尤为同郡金佶事公声所知。当是时，徽人多盗，天一方佐佶事公，用军法团结乡人子弟，为守御计。而会张献忠破武昌，总兵官左良玉东遁，麾下狼兵哗于途，所过焚掠。将抵徽，徽人震恐，佶事公谋往拒之，以委天一。天一腰刀帉首，黑夜跨马，率壮士驰数十里，与狼兵鏖战祁门，斩馘大半，悉夺其马牛器械，徽赖以安。

顺治二年，夏五月，江南已破，州县望风内附，而徽人犹为明拒守。六月，唐藩自立于福州，闻天一名，

授监纪推官。先是，天一言于佶事公曰：“徽为形胜之地，诸县皆有阻隘可恃，而绩谿一面当孔道，其地独平，是宜筑关于此，多用兵据之，以与他县相犄角。”遂筑丛山关。已而清师攻绩谿，天一日夜援兵登陴，不少怠。间出逆战，所杀伤略相当。于是清师以少骑缀天一于绩溪，而别从新岭入，守岭者先溃，城遂陷。

大帅购天一甚急。天一知事不可为，遽归，嘱其母于天表，出门大呼：“我江天一也！”遂被执。有知天一者，欲释之。天一日：“若以我畏死邪？我不死，祸且族矣。”遇佶事公于营门，公目之曰：“文石！汝有老母在，不可死！”笑谢曰：“焉有与人共事而逃其难者乎？公幸勿为吾母虑也。”至江宁，总督者欲不问，天一昂首曰：“我为若计，若不如杀我；我不死，必复起兵！”遂牵诣通济门。既至，大呼高皇帝者三，南向再拜讫，坐而受刑。观者无不叹息泣下。越数日，天表往收其尸，瘞之。而佶事公亦于是日死矣。

当狼兵之被杀也，凤阳督马士英怒，疏劾徽人杀官军状，将致佶事公于死。天一为赍辨疏，诣阙上之；复作《吁天说》，流涕诉诸贵人，其事始得白。自兵兴以来，先后治乡兵三年，皆在佶事公幕。是时，幕中诸侠客号知兵者以百数，而公独推重天一，凡内外机事悉取决焉。其后竟与公同死。虽古义烈士，无以尚也。予得其始末于翁君汉津，遂为之传。

汪琬曰：方胜国之末，新安士大夫死忠者有汪公伟、凌公駟与佶事公三人，而天一独以诸生殉国。予闻天一游淮安，淮安民妇冯氏者剖肝活其姑，天一征诸名士作诗文表章之，欲疏于朝，不果。盖其人好奇尚气类如此。天一本名景，别自号石嫁樵夫，翁君汉津云。

林嗣环

口技

京中有善口技者。会宾客大宴，于厅事之东北角施八尺屏障，口技人坐屏障中，一桌、一椅、一扇、一抚尺而已。众宾团坐。少顷，但闻屏障中抚尺二

下，满堂寂然，无敢哗者。

遥遥闻深巷犬吠声，便有妇人惊觉欠伸，摇其夫语猴裘事。夫呖语，初不甚应，妇摇之不止，则二人语渐间杂，床又从中戛戛。既而儿醒，大啼。夫令妇抚儿乳，儿含乳啼，妇拍而鸣之。夫起溺，妇亦抱儿起溺。床上又一大儿醒，狺狺不止。当是时，妇手拍儿声，口中鸣声，儿含乳啼声，大儿初醒声，床声，夫叱大儿声，溺瓶中声，溺桶中声，一齐凑发，众妙毕备。满座宾客无不伸颈侧目，微笑默叹，以为妙绝也。

既而夫上床寝。妇又呼大儿溺，毕，都上床寝。小儿亦渐欲睡。夫齁声起，妇拍儿亦渐拍渐止。微闻有鼠作作索索，盆器倾侧，妇梦中咳嗽之声。宾客意少舒，稍稍正坐。

忽一人大呼“火起”，夫起大呼，妇亦起大呼，两儿齐哭。俄而百千人大呼，百千儿哭，百千狗吠，中间力拉崩倒之声，火爆声，呼呼风声，百千齐作；又夹百千求救声，曳屋许许声，抢夺声，泼水声。凡所应有，无所不有。虽人有百手，手有百指，不能指其一端；人有百口，口有百舌，不能名其一处也。于是宾客无不变色离席，奋袖出臂，两股战战，几欲先走。

而忽然抚尺一下，众响毕绝。撤屏视之，一人、一桌、一椅、一扇、一抚尺而已。

邵长蘅

阎典史传

阎典史者，名应元，字丽亨，其先浙江绍兴人也。四世祖某，为锦衣校尉，始家北直隶之通州，为通州人。应元起掾史，官京仓大使。崇祯十四年，迁江阴县典史。始至，有江盗百艘，张帆乘潮阑入内地，将薄城，而会县令摄篆旁邑，丞簿选慄怖急，男女奔窜。应元带刀鞬出，跃马大呼于市曰：“好男子，从我杀贼护家室！”一时从者千人，然苦无械。应元又驰竹行呼曰：“事急矣，人假一竿，值取诸我。”千人者布列江岸，矛若林立，土若堵墙。应元往来驰射，发一矢，辄殪一贼。贼连毙者三，气慑，扬帆去。巡抚状闻，以钦依都司掌徼巡县尉，得张黄盖，拥纛，前驱清道而后行。非故事，邑人以为荣。久之，仅循资迁广东英德县主簿，而陈明选代为尉。应元以母病未行，亦会国变，挈家侨居邑东之砂山。是岁乙酉五月也。

当是时，本朝定鼎改元二年矣。豫王大军渡江，金陵降，君臣出走。弘光帝寻被执。分遣贝勒及他将，略定东南郡县。守土吏或降或走，或闭门旅拒，攻之辄拔；速者功在漏刻，迟不过旬日。自京口以南，一月间下名城大县以百数。而江阴以弹丸下邑，死守八十余日而后下，盖应元之谋居多。

初，薙发令下，诸生许用德者，以闰六月朔悬明太祖御容于明伦堂，率众

拜且哭，士民蛾聚者万人，欲奉新尉陈明选主城守。明选曰：“吾智勇不如阎君，此大事，须阎君来。”乃夜驰骑往迎应元。应元投袂起，率家丁四十人，夜驰入城。是时城中兵不满千，户裁及万，又无所出。应元至，则料尺籍，治楼橹，令户出一男子乘城，余丁传餐。已，乃发前兵备道曾化龙所制火药火器贮堞楼。已，乃劝输巨室，令曰：“输不必金，出粟、菽、帛、布及他物者听。”国子上舍程壁首捐二万五千金。捐者集。于是围城中有火药三百罌，铅丸、铁子千石，大炮百，鸟机千张，钱千万缗，粟、麦、豆万石，他酒、醑、盐、铁、刳、藁称是。已，乃分城而守：武举黄略守东门，把总某守南门，陈明选守西门，应元自守北门，仍徼巡四门。部署甫定，而外围合。

时大军薄城下者已十万，列营百数，四面围数十重，引弓仰射，颇伤城上人。而城上礮、机弩乘高下，大军杀伤甚众。乃驾大炮击城，城垣裂。应元命用铁叶裹门板，贯铁绳护之；取空棺实以土，障隙处。又攻北城，北城穿。下令人运一大石块，于城内更筑坚垒，一夜成。会城中矢少，应元乘月黑，束藁为人，人竿一灯，立陴间，匝城，兵士伏垣内，击鼓叫噪，若将缒城斫营者。大军惊，矢发如雨；比晓，获矢无算。又遣壮士夜缒城入营，顺风纵火；军乱，自蹂践相杀死者数千。

大军却，离城三里止营，帅刘良佐拥骑至城下，呼曰：“吾与阎君雅故，为我语阎君，欲相见。”应元立城上与语。刘良佐者，故弘光四镇之一，封广昌伯，降本朝总兵者也。遥语应元：“弘光已走，江南无主，君早降，可保富贵。”应元曰：“某明朝一典史耳，尚知大义。将军胙土分茅，为国重镇，不能保障江淮，乃为敌前驱，何面目见吾邑义士民乎？”良佐惭退。

应元伟躯干，面苍黑，微髭。性严毅，号令明肃，犯法者，鞭笞贯耳，不稍贳；然轻财，赏赐无所吝。伤者手为裹创，死者厚棺敛，酹醑而哭之；与壮士语，必称“好兄弟”，不呼名。陈明选宽厚呕煦，每巡城，拊循其士卒，相劳苦，或至流涕。故两人皆能得士心，乐为之死。

先是，贝勒统军略地苏、松者，既连破大郡，济师来攻。面缚两降将，跪城下说降，涕泗交颐。应元骂曰：“败军之将，被禽不速死，奚喋喋为！”又遣人谕令：“斩四门首事各一人，即撤围。”应元厉声曰：“宁斩吾头，奈何杀百姓！”叱之去。会中秋，给军民赏月钱，分曹携具，登城痛饮；而许用德制乐府五更转曲，令善讴者曼声歌之，歌声与刁斗、笳吹声相应，竟三夜罢。

贝勒既觐知城中无降意，攻愈急；梯冲死士，铠胄皆鍔铁，刀斧及之，声铿然，锋口为缺。炮声彻昼夜，百里内地为之震。城中死伤日积，巷哭声相闻。应元慷慨登陴，意气自若。旦日，大雨如注。至日中，有红光一缕起土桥，直射城西。城俄陷，大军从烟焰雾雨中，蜂拥而上。应元率死士百人，驰突

巷战者八，所当杀伤以千数；再夺门，门闭不得出。应元度不免，踊身投前湖，水不没顶。而刘良佐令军中，必欲生致应元，遂被缚。良佐箕踞乾明佛殿，见应元至，跃起持之哭。应元笑曰：“何哭？事至此，有一死耳。”见贝勒，挺立不屈。一卒持枪刺应元贯胫，胫折踣地。日暮，拥至栖霞禅院。院僧夜间大呼“速斫我！”不绝口。俄而寂然。应元死。

凡攻守八十一日，大军围城者二十四万，死者六万七千，巷战死者又七千，凡损卒七万五千有奇。城中死者，无虑五六万，尸骸枕藉，街巷皆满，然竟无一人降者。

城破时，陈明选下骑搏战，至兵备道前被杀。身负重创，手握刀，僵立倚壁上不仆。或曰：阖门投火死。

论曰：《尚书·序》曰：“成周既成，迁殷顽民。”而后之论者，谓于周则顽民，殷则义士。夫跖犬吠尧，邻女詈人，彼固各为其主。予童时，则闻人啧啧谈阎典史事，未能记忆也。后五十年，从友人家见黄晞所为死守孤城状，乃摭其事而传之，微夫应元，固明朝一典史也；顾其树立，乃卓卓如是！呜呼，可感也哉！

方苞

书左忠毅公逸事

先君子尝言，乡先辈左忠毅公视学京畿，一口风雪严寒，从数骑出，微行入古寺。庀下一生伏案卧，文方成草，公阅毕，即解貂覆生，为掩户。叩之寺僧，则史公可法也。及试，吏呼名至史公，公瞿然注视，呈卷即面署第一。召入，使拜夫人，曰：“吾诸儿碌碌，他日继吾志事，惟此生耳！”

及左公下厂狱，史朝夕狱门外，逆阉防伺甚严，虽家仆不得近。久之闻左公被炮烙，旦夕且死，持五十金，涕泣谋于禁卒，卒感焉。一日使史更敝衣，草屨背筐，手长镵，为除不洁者。引入，微指左公处，则席地倚墙而坐，面额焦烂不可辨，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。史前跪，抱公膝而呜咽。公辨其声，而目不可开，乃奋臂以指拨眦，日光如炬，怒曰：“庸奴！此何地也，而汝来前！国家之事糜烂至此，老夫已矣，汝复轻身而昧大义，天下事谁可支柱者？不速去，无俟奸人构陷，吾今即扑杀汝。”因摸地上刑械，作投击势。史噤不敢发声，趋而出。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语人，曰：“吾师肺肝，皆铁石所铸造也！”

崇祯末，流贼张献忠出没蕲黄潜桐间，史公以凤庐道奉檄守御。每有警，辄数月不就寝，使将士更休，而自坐幄幕外。择健卒十人，令二人蹲踞，而背倚之；漏鼓移，则番代。每寒夜起立，振衣裳，甲上冰霜迸落，铿然有声。或劝以少休，公曰：“吾上恐负朝廷，下恐愧吾师也。”史公治兵，往来桐城

，必躬造左公第，候太公太母起居，拜夫人于堂上。余宗老塗山，左公甥也，与先君子善，谓狱中语乃亲得之于史公云。

方苞

狱中杂记

康熙五十一年三月，余在刑部狱，见死而由窦出者，日三四人。有洪洞令杜君者，作而言曰：“此疫作也。今天时顺正，死者尚稀，往岁多至日十数人。”余叩所以，杜君曰：“是疾易传染，遘者虽戚属，不敢同卧起。而狱中为老监者四，监五室。禁卒居中央，牖其前以通明，屋极有窗以达气。旁四室则无之，而系囚常二百余。每薄暮下管键，矢溺皆闭其中，与饮食之气相薄；又，隆冬，贫者席地而卧，春气动，鲜不疫矣。狱中成法，质明启钥，方夜中，生人与死者并踵顶而卧，无可旋避，此所以染者众中。又可怪者，大盗、积贼、杀人重囚，气杰旺，染此者十不一二，或随有瘳。其骈死者皆轻系及牵连佐证，法所不及者。”余曰，“京师有京兆狱，有五城御史司坊，何故刑部系囚之多至此？”杜君曰：“迩年狱讼，情稍重，京兆、五城即不敢专决；又九门提督所访缉纠诘，皆归刑部；而十四司正副郎好事者及书吏、狱官、禁卒，皆利系者之多，少有连，必多方钩致。苟入狱，不问罪之有无，必械手足，置老监，俾困苦不可忍，然后导以取保，出居于外，量其家之所有以为剂，而官与吏剖分焉。中家以上，皆竭资取保；其次，求脱械居监外板屋，费亦数十金；惟极贫无依，则械系不稍宽，为标准以警其余。或同系，情罪重者，反出在外，而轻者无罪者罹其毒。积忧愤，寝食违节，及病，又无医药，故往往至死。”余伏见圣上好生之德，同于往圣，每质狱辞，必于死中求生。而无辜者乃至此。倘仁人君子为上昌言，除死刑及发塞外重犯，其轻系及牵连未结正者，别置一所以羁之，手足毋械。所全活可数计哉！或曰：“狱旧有室五，名曰现监，讼而未结正者居之。倘举旧典，可小补也。”杜君曰：“上推恩，凡职官居板屋；今贫者转系老监，而大盗有居板屋者，此中可细诘哉！不若别置一所，为拔本塞源之道也。”余同系朱翁、余生及在狱同官僧某，遘疫死，皆不应重罚。又某氏以不孝讼其子，左右邻械系入者监，号呼达旦。余感焉，以杜君言泛讯之，众言同，于是乎书。

凡死刑，狱上，行刑者先俟于门外，使其党入索财物，名曰“斯罗”。富者就其戚属，贫则面语之。其极刑，曰：“顺我，即先刺心；否则，四肢解尽，心犹不死。”其绞缢，曰：“顺我，始缢即气绝；否则，三缢加别械，然后得死。”惟大辟无可要，然犹质其首。用此，富者赂数十百金，贫亦罄衣装；绝无有者，则治之如所言。主缚者亦然，不如所欲，缚时即先折筋骨。每岁大决，勾者十三四，留者十六七，皆缚至西市待命。其伤于缚者，即幸留，病

数月乃瘳，或竟成痼疾。

余尝就老胥而问焉：“被于刑者、缚者，非相仇也，期有得耳。果无有，终亦稍宽之，非仁术乎？”曰：“是立法以警其余，且惩后也。不如此，则人有幸心。”主梏扑者亦然。余同逮以木讯者三人：一人予三十金；骨微伤，病间月；一人倍之，伤肤，兼旬愈；一人六倍，即夕行步如平常。或叩之曰：“罪人有无不均，既各有得，何必更以多寡为差？”曰：“无差，谁为多与者！”孟子曰：“术不可不慎。”信夫！

部中老胥，家藏伪章，文书下行直省，多潜易之，增减要语，奉行者莫辨也。其上闻及移关诸部犹未敢然。功令：大盗未杀人，及他犯同谋多人者，止主谋一二人立决；余经秋审，皆减等发配。狱辞上，中有立决者，行刑人先俟于门外。命下，遂缚以出，不羁晷刻。有某姓兄弟，以把持公仓，法应立决，狱具矣。胥某谓曰：“予我千金，吾生若。”叩其术，曰：“是无难，别具本章，狱辞无易，但取案末独身无亲戚者二人易汝名，俟封奏时潜易之而已。”其同事者曰：“是可欺死者，而不能欺主谳者；倘复请之，吾辈无生理矣。”胥某笑曰：“复请之，吾辈无生理，而主谳者亦各罢去。彼不能以二人之命易其官，则吾辈终无死道也。”竟行之，案末二人立决。主者口呿舌挢，终不敢诘。余在狱，犹见某姓。狱中人群指曰：“是以某某易其首者。”胥某一夕暴卒，人皆以为冥谪云。

凡杀人，狱辞无谋、故者，终秋审入矜疑，即免死。吏因以巧法。有郭四者，凡四杀人，复以矜疑减等，随遇赦。将出，日与其徒置酒酣歌达曙。或叩以往事，一一详述之，意色扬扬，若自矜诩。噫，渫恶吏忍于鬻狱，无责也；而道之不明，良吏亦多以脱人于死为功，而不求其情。其枉民也，亦甚矣哉！

奸民久于狱，与胥卒表里，颇有奇羨。山阴李姓，以杀人系狱，每岁致数百金。康熙四十八年，以赦出，居数月，漠然无所事。其乡人有杀人者，因代承之。盖以律非故杀，必久系，终无死法也。五十一年，复援赦减等谪戍。叹曰：“吾不得复入此矣！”故例，谪戍者移顺天府羁候，时方冬停遣，李具状求在狱，候春发遣，至再三，不得所请，怅然而出。

刘大櫟

游万柳堂记

昔之人贵极富溢，则往往为别馆以自娱，穷极土木之工，而无所爱惜。既成，则不得久居其中，偶一至焉而已，有终身不得至者焉。而人之得久居其中者，力又不足以为之。夫贤公卿勤劳王事，固将不暇于此，而卑庸者类欲以此震耀其乡里之愚。

临朐相国冯公，其在廷时无可訾亦无可称，而有园在都城之东南隅。其广三十亩，无杂树，随地势之高下，尽植以柳，而榜其堂曰“万柳之堂”。短墙之外，骑行者可望而见。其中径曲而深，因其洼以为池，而累其土以成山，池旁皆蒹葭，云水萧疏可爱。

雍正之初，予始至京师，则好游者咸为予言此地之胜。一至，犹稍有亭榭。再至，则向之飞梁架于水上者，今欹卧于水中矣。三至，则凡其所植柳，斩焉无一株之存。

人世富贵之光荣，其与时升降，盖略与此园等。然则士苟有以自得，宜其不外慕乎富贵。彼身在富贵之中者，方殷忧之不暇，又何必媵民之膏以为苑囿也哉！

全祖望

梅花岭记

顺治二年乙酉四月，江都围急。督相史忠烈公知势不可为，集诸将而语之曰：“吾誓与城为殉，然仓皇中不可落于敌人之手以死，谁为我临期成此大节者？”副将军史德威慨然任之。忠烈喜曰：“吾尚未有子，汝当以同姓为吾后，吾上书太夫人，谱汝诸孙中。”

二十五日城陷，忠烈拔刀自裁，诸将果争前抱持之，忠烈大呼“德威”，德威流涕不能执刃，遂为诸将所拥而行，至小东门，大兵如林而至，马副使鸣騄、任太守民育、及诸将刘都督肇基等皆死。忠烈乃瞠目曰：“我史阁部也。”被执至南门，和硕豫亲王以“先生”呼之，劝之降。忠烈大骂而死。初忠烈遗言：“我死，当葬梅花岭上。”至是德威求公之骨不可得，乃以衣冠葬之。

或曰：“城之破也，有亲见忠烈青衣乌帽，乘白马出天宁门投江死者，未尝殒于城中也。”自有是言，大江南北，遂谓忠烈未死。已而英霍山师大起，皆托忠烈之名，仿佛陈涉之称项燕。吴中孙公兆奎以起兵不克，执至白下，经略洪承畴与之有旧，问曰：“先生在兵间，审知故扬州阁部史公果死耶？抑未死耶？”孙公答曰：“经略从北来，审知故松山殉难督师洪公果死耶？抑未死耶？”承畴大恚，急呼麾下驱出斩之。呜呼，神仙诡诞之说，谓颜太师以兵解，文少保亦以悟大光明法蝉脱，实未尝死；不知忠义者，圣贤家法，其气浩然，长留天地之间。何必出世入世之面目，神仙之说，所谓为蛇画足。即如忠烈遗骸，不可问矣！百年而后，予登岭上，与客述忠烈遗言，无不泪下如雨，想见当日围城光景，此即忠烈之面目，宛然可遇，是不必问其果解脱否也，而况冒其未死之名者哉？

墓旁有丹徒钱烈女之冢，亦以乙酉在扬，凡五死而得绝，时告其父母火之

，无留骨秽地，扬人葬之于此。江右王猷定、关中黄遵岩、粤东屈大均为作传铭哀词。顾尚有未尽表章者：予闻忠烈兄弟自翰林可程下，尚有数人，其后皆来江都省墓。适英霍山师败，捕得冒称忠烈者，大将发至江都，令史氏男女来认之，忠烈之第八弟已亡，其夫人年少有色，守节，亦出视之，大将艳其色，欲强娶之，夫人自裁而死。时以其出于大将之所逼也，莫敢为之表章者。呜呼，忠烈尝恨可程在北，当易姓之间，不能仗节，出疏纠之，岂知身后乃有弟妇以女子而踵兄公之余烈乎？梅花如雪，芳香不染，异日有作忠烈祠者，副使诸公谅在从祀之列，当另为别室以祀夫人，附以烈女一辈也。

袁枚

祭妹文

乾隆丁亥冬，葬三妹素文于上元之羊山，而奠以文曰：

呜呼！汝生于浙，而葬于斯，离吾乡七百里矣；当时虽觴梦幻想，宁知此为归骨所耶？

汝以一念之贞，遇人仳离，致孤危托落，虽命之所存，天实为之；然而累汝至此者，未尝非予之过也。予幼从先生授经，汝差肩而坐，爱听古人节义事；一旦长成，遽躬蹈之。呜呼！使汝不识《诗》、《书》，或未必艰贞若是。

予捉蟋蟀，汝奋臂出其间；岁寒虫僵，同临其穴。今予殛汝葬汝，而当日之情形，憬然赴目。予九岁，憩书斋，汝梳双髻，披单缣来，温《缁衣》一章；适先生彘户入，闻两童子音琅琅然，不觉莞尔，连呼“则则”，此七月望日事也。汝在九原，当分明记之。予弱冠粤行，汝挈裳悲恸。逾三年，予披宫锦还家，汝从东厢扶案出，一家瞠视而笑，不记语从何起，大概说长安登科、函使报信迟早云尔。凡此琐琐，虽为陈迹，然我一日未死，则一日不能忘。旧事填膺，思之凄梗，如影历历，逼取便逝。悔当时不将嫫媿情状，罗缕记存；然而汝已不在人间，则虽年光倒流，儿时可再，而亦无与为证印者矣。

汝之义绝高氏而归也，堂上阿奶，仗汝扶持；家中文墨，汝办治。尝谓女流中最少明经义、谙雅故者。汝嫂非不婉孌，而于此微缺然。故自汝归后，虽为汝悲，实为予喜。予又长汝四岁，或人间长者先亡，可将身后托汝；而不谓汝之先予以去也。前年予病，汝终宵刺探，减一分则喜，增一分则忧。后虽小差，犹尚殄殍，无所娱遣；汝来床前，为说稗官野史可喜可愕之事，聊资一欢。呜呼！今而后，吾将再病，教从何处呼汝耶？

汝之疾也，予信医言无害，远吊扬州；汝又虑戚吾心，阻人走报；及至绵惓已极，阿奶问：“望兄归否？”强应曰：“诺。”已予先一日梦汝来诀，心知不祥，飞舟渡江，果予以未时还家，而汝以辰时气绝；四支犹温，一目未瞑，盖犹忍死待予也。呜呼痛哉！早知诀汝，则予岂肯远游？即游，亦尚有几许

心中言要汝知闻、共汝筹画也。而今已矣！除吾死外，当无见期。吾又不知何日死，可以见汝；而死后之有知无知，与得见不得见，又卒难明也。然则抱此无涯之憾，天乎人乎！而竟已乎！

汝之诗，吾已付梓；汝之友，吾已代嫁；汝之生平，吾已作传；惟汝之窀穸，尚未谋耳。先莹在杭，江广河深，势难归葬，故请母命而宁汝于斯，便祭扫也。其傍，葬汝女阿印；其下两冢：一为阿爷侍者朱氏，一为阿兄侍者陶氏。羊山旷渺，南望原隰，西望栖霞，风雨晨昏，羁魂有伴，当不孤寂。所怜者，吾自戊寅年读汝哭姪诗后，至今无男；两女牙牙，生汝死后，才周晬耳。予虽亲在未敢言老，而齿危发秃，暗里自知；知在人间，尚复几日？阿品远官河南，亦无子女，九族无可继者。汝死我葬，我死谁埋？汝倘有灵，可能告我？

呜呼！生前既不可想，身后又不可知；哭汝既不闻汝言，奠汝又不见汝食。纸灰飞扬，朔风野大，阿兄归矣，犹屡屡回头望汝也。呜呼哀哉！呜呼哀哉！

袁枚

书鲁亮侪

己未冬，余谒孙文定公于保定制府。坐甫定，阖启：“清河道鲁之裕白事。”余避东厢，窥伟丈夫年七十许，高眶，大颡，白须彪彪然；口析水利数万言。心异之，不能忘。后二十年，鲁公卒已久，予奠于白下沈氏，纵论至于鲁，坐客葛闻桥先生曰：

鲁字亮侪，奇男子也。田文镜督河南，严，提、镇、司、道以下，受署惟谨，无游目视者。鲁效力麾下。

一日，命摘中牟李令印，即摄中牟。鲁为微行，大布之衣，草冠，骑驴入境。父老数百扶而道苦之，再拜问讯，曰：“闻有鲁公来替吾令，客在开封知否？”鲁谩曰：“若问云何？”曰：“吾令贤，不忍其去故也。”又数里，见儒衣冠者簇簇然谋曰：“好官去可惜，伺鲁公来，盍诉之？”或摇手曰：“咄！田督有令，虽十鲁公奚能为？且鲁方取其官而代之，宁肯舍己从人耶？”鲁心敬之而无言。至县，见李貌温温奇雅。揖鲁入，曰：“印待公久矣！”鲁拱手曰：“观公状貌、被服，非豪纵者，且贤称噪于土民，甫下车，而库亏何耶？”李曰：“某，滇南万里外人也。别母，游京师十年，得中牟，借俸迎母。母至，被劾，命也！”言未毕，泣。鲁曰：“吾喝甚，具汤浴我！”径诣别室，且浴且思，意不能无动。良久，击盆水誓曰：“依凡而行者，非夫也！”具衣冠辞李，李大惊曰：“公何之？”曰：“之省。”与之印，不受；强之曰：“毋累公！”鲁掷印铿然，厉声曰：“君非知鲁亮侪者！”竟怒马驰去。合邑土民焚香送之。

至省，先谒两司告之故。皆曰：“汝病丧心耶？以若所为，他督抚犹不可，况田公耶？”明早诣辕，则两司先在。名纸未投，合辕传呼鲁令入。田公南向坐，面铁色，盛气迎之，旁列司、道下文武十余人，睨鲁曰：“汝不理县事而来，何也？”曰：“有所启。”曰：“印何在？”曰：“在中牟。”曰：“交何人？”曰：“李令。”田公乾笑，左右顾曰：“天下摘印者宁有是耶？”皆曰：“无之。”两司起立谢曰：“某等教饬亡素，至有狂悖之员。请公并劾鲁，付某等严讯朋党情弊，以惩余官！”鲁免冠前叩首，大言曰：“固也。待裕言之：裕一寒士，以求官故，来河南。得官中牟，喜甚，恨不连夜排衙视事。不意入境时，李令之民心如是，士心如是，见其人，知亏帑故又如是。若明公已知其然而令裕往，裕沽名誉，空手归，裕之罪也。若明公未知其然而令裕往，裕归陈明，请公意旨，庶不负大君子爱才之心与圣上以孝治天下之意。公若以为无可哀怜，则裕再往取印未迟。不然，公辕外官数十，皆求印不得者也，裕何人，敢逆公意耶？”田公默然。两司目之退。鲁不谢，走出，至屋霤外；田公变色下阶，呼曰：“来！”鲁入跪。又招曰：“前！”取所戴珊瑚冠覆鲁头，叹曰：“奇男子！此冠宜汝戴也。微汝，吾几误劾贤员。但疏去矣，奈何！”鲁曰：“几日？”曰：“五日，快马不能追也。”鲁曰：“公有恩，裕能追之。裕少时能日行三百里；公果欲追疏，请赐契箭一枝以为信！”公许之，遂行。五日而疏还。中牟令竟无恙。以此鲁名闻天下。

先是，亮侪父某为广东提督，与三藩要盟。亮侪年七岁，为质子于吴。吴王坐朝，亮侪黄衫，戴貂蝉侍侧。年少豪甚，读书毕，日与吴王帐下健儿学赢越勾卒、掷涂赌跳之法，故武艺尤绝人云。

钱大昕

万斯同先生传

万先生斯同字季野，鄞人。高祖表，明都督同知。父泰，明崇祯丙子举人，鼎革后以经史分授诸子，各名一家。先生其少子也，生而异敏，读书过目不忘。八岁在客坐中背诵扬子《法言》，终篇不失一字。年十四五取家所藏书遍读之，皆得其大意。余姚黄太冲寓甬上，先生与兄斯大皆师事之，得闻蕺山刘氏之学，以慎独为主、以圣贤为必可及。是时甬上有五经会，先生年最少，遇有疑义，辄片言析之。束发未尝为时文，专意古学，博通诸史，尤熟于明代掌故，自洪武至天启实录皆能絜诵。尚书徐公乾学闻其名招致之，其撰《读礼通考》，先生予参定焉。

会诏修《明史》，大学士徐公元文为总裁，欲荐人史局，先生力辞，乃延主其家，以刊修委之。元文罢，继之者大学士张公玉书、陈公廷敬、尚书王公鸿绪，皆延请先生有加礼。先生素以明史自任，又病唐以后设局分修之失，尝

曰：“昔迁、固才既杰出，又承父学，故事信而言文。其后专家之书，才虽不逮，犹未至如官修者之杂乱也。譬如入人之室，始而周其堂寝匱溷，继而知其蓄产礼俗，久之其男女少长性质刚柔、轻重贤愚无不习察，然后可制其家之事。若官修之史，仓卒而成于众人，不暇择其材之宜与事之习，是犹招市人而与谋室中之事也。吾所以辞史局而就馆总裁所者，唯恐众人分操割裂，使一代治乱贤奸之迹暗昧而不明耳。”又曰：“史之难言久矣！非事信而言文，其传不显。李翱、曾巩所讥魏晋以后，贤奸事迹暗昧而不明，由无迁、固之文是也。而在今则事之信尤难，盖俗之偷久矣，好恶因心，而毁誉随之，一家之事，言者三人，而其传各异矣，况数百年之久乎！言语可曲附而成，事迹可凿空而构，其传而播之者，未必皆直道之行也；其闻而书之者，未必有裁别之识也。非论其世、知其人而具见其表里，则吾以为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。吾少馆于某氏，其家有列朝实录，吾读而详识之。长游四方，就故家长老求遗书，考问往事，旁及郡志邑乘、杂家志传之文，靡不网罗参伍，而要以实录为指归。盖实录者，直载其事与言而无所增饰者也。因其世以考其事、核其言而平心察之，则其人之本末十得其八九矣。然言之发或有所由，事之端或有所起，而其流或有所激，则非他书不能具也。凡实录之难详者，吾以它书证之，它书之诬且滥者，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，虽不敢谓具可信，而是非之枉于人者鲜矣。昔人于《宋史》已病其繁芜，而吾所述将倍焉，非不知简之为贵也，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裁，故先为之极，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损，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益也。”

建文一朝无实录，野史因有逊国出亡之说，后人多信之，先生直断之曰：“紫禁城无水关，无可出之理，鬼门亦无其地。《成祖实录》称：‘建文闔宫自焚，上望见宫中烟起，急遣中使往救，至已不及，中使出其尸于火中，还白上。’所谓中使者，乃成祖之内监也，安肯以后尸诬其主？而清宫之日，中涓嫔御为建文所属意者逐一毒考，苟无自焚实据，岂肯不行大索之令耶？且建文登极二三年，削夺亲藩，曾无宽假，以至燕王称兵犯阙，逼迫自殒。即使出亡，亦是势穷力尽，谓之逊国可乎？”由是建文之书法遂定。

在都门十余年，士大夫就问无虚日，每月两三会，听讲者常数十人。于前史体例贯穿精熟，指陈得失，皆中肯綮，刘知几、郑樵诸人不能及也。马、班史皆有表，而《后汉》、《三国》以下无之，刘知几谓“得之不为益，失之不为损。”先生则曰：“史之有表，所以通纪传之穷，有其人已入纪传而表之者，有未入纪传而牵连以表之者，表立而后纪传之文可省，故表不可废。读史而不读表，非深于史者也。”

康熙壬午四月卒，年六十，所著《历代史表》六十卷、《纪元汇考》四卷

、《庙制图考》四卷、《儒林宗派》八卷、《石经考》二卷，皆刊行。又有《周正汇考》八卷、《历代宰辅汇考》八卷、《宋季忠义录》十六卷、《六陵遗事》一卷、《庚申君遗事》一卷、《群书疑辨》十二卷、《书学汇编》二十二卷、《崑河源考》二卷、《河渠考》十二卷、《石园诗文集》二十卷，予皆未见也。乾隆初，大学士张公廷玉等奉诏刊定《明史》，以王公鸿绪史稿为本而增损之，王氏稿大半出先生手也。

姚鼎

登泰山记

泰山之阳，汶水西流；其阴，济水东流。阳谷皆入汶，阴谷皆入济。当其南北分者，古长城也。最高日观峰，在长城南十五里。

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，自京师乘风雪，历齐河、长清，穿泰山西北谷，越长城之限，至于泰安，是月丁未，与知府朱孝纯子颖由南麓登。四十五里，道皆砌石为磴，其级七千有余。泰山正南面有三谷。中谷绕泰安城下，酈道元所谓环水也。余始循以入，道少半，越中岭，复循西谷，遂至其巅。古时登山，循东谷入，道有天门。东谷者，古谓之天门溪水，余所不至也。今所经中岭及山巅崖限当道者，也皆谓之天门云。道中迷雾冰滑，磴几不可登。及既上，苍山负雪，明烛天南。望晚日照城郭，汶水、徂徕如画，而半山居雾若带然。

戊申晦，五鼓，与子颖坐日观亭，待日出。大风扬积雪击面。亭东自足下皆云漫。稍见云中白若樗蒲数十立者，山也。极天云一线异色，须臾成五采，日上正赤如丹，下有红光动摇承之。或曰，此东海也。回视日观以西峰，或得日，或否，绛皜驳色，而皆若偻。

亭西有岱祠，又有碧霞元君祠。皇帝行宫在碧霞元君祠东。是日，观道中石刻，自唐显庆以来，其远古刻尽漫失。僻不当道者，皆不及往。

山多石，少土。石苍黑色，多平方，少圆。少杂树，多松，生石罅，皆平顶。冰雪，无瀑水。无鸟兽音迹。至日观数里内无树，而雪与人膝齐。

桐城姚鼐记。

姚鼐

袁随园君墓志铭

君钱塘袁氏，讳枚，字子才。其仕在官，有名绩矣。解官后，作园江宁西城居之，曰随园。世称随园先生，乃龙著云。祖讳锜，考讳滨，叔父鸿，皆以贫游幕四方。君之少也，为学自成。年二十一，自钱塘至广西，省叔父于巡抚幕中。巡抚金公鉉一见异之，试以铜鼓赋，立就，甚瑰丽。会开博学鸿词科，即举君。时举二百余人，惟君最少。及试报罢，中乾隆戊午科顺天乡试，次

年成进士，改庶吉士。散馆，又改发江南为知县，最后调江宁知县。江宁故巨邑，难治。时尹文端公为总督，最知君才。君亦遇事尽其能，无所回避，事无不举矣。既而去职家居。再起，发陕西，甫及陕，遭父丧归，终居江宁。

君本以文章人翰林有声，而忽摈外；及为知县，著才矣，而仕卒不进。自陕归，年甫四十，遂绝意仕宦，尽其才以为文辞歌诗。足迹造东南山水佳处皆遍。其瑰奇幽邈，一发于文章，以自喜其意。四方士至江南，必造随园投诗文，几无虚日。君园馆花竹水石，幽深静丽，至櫺檻器具，皆精好，所以待宾客者甚盛。与人留连不倦，见人善，称之不容口。后进少年诗文一言之美，君必能举其词，为人诵焉。

君古文、四六体，皆能自发其思，通乎古法。于为诗，尤纵才力所至，世人心所欲出不能达者，悉为达之，士多仿其体。故《随园诗文集》，上自朝廷公卿，下至市井负贩，皆知贵重之。海外琉球，有来求其书者。君仕虽不显，而世谓百余年来，极山林之乐，获文章之名，盖未有及君也。

君始出，试为溧水令。其考自远来县治，疑子年少，无吏能，试匿名访诸野。皆曰：“吾邑有少年袁知县，乃大好官也。”考乃喜，入官舍。在江宁尝朝治事，夜召士饮酒赋诗，而尤多名蹟。江宁市中以所判事，作歌曲，刻行四方。君以为不足道，后绝不欲人述其吏治云。

君卒于嘉庆二年十一月十七日，年八十二。夫人王氏无子，抚从父弟树子通为子。既而侧室钟氏又生子迟。孙二：曰初，曰禧。始君葬父母于所居小仓山北，遗命以己祔。嘉庆三年十二月乙卯，祔葬小仓山墓左。桐城姚鼐以君与先世有交，而鼐居江宁，从君游最久。君歿，遂为之铭曰：“粤有耆庞，才博以丰。出不可穷，匪雕而工。文士是宗，名越海邦。藹如其冲，其产越中。载官倚江，以老以终。两世阡同，铭是幽宫。”

汪中

哀盐船文

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乙卯，仪征盐船火，坏船百有三十，焚及溺死者千有四百。是时盐纲皆直达，东自泰州，西极于汉阳，转运半天下焉。惟仪征缩其口，列樯蔽空，束江而立，望之隐若城廓。一夕并命，郁为枯腊，烈烈厄运，可不悲邪？

于时玄冥告成，万物休息，穷阴涸凝，寒威凛慄，黑眚拔来，阳光西匿。群饱方嬉，歌嘍宴食，死气交缠，视面惟墨。夜漏始下，惊飙勃发，万窍怒号，地脉汤决，大声发于空廓，而水波山立。

于斯时也，有火作焉。摩木自生，星星如血。炎火一灼，百舫尽赤。青烟睒睒，燹若沃雪。蒸云气以为霞，炙阴崖而焦爆。始连栽以下碇，乃焚如以俱

没。跳踰火中，明见毛发。痛赚田田，狂呼气竭。转侧张皇，生涂未绝。倏阳焰之腾高，鼓腥风而一映。泊埃雾之重开，遂声销而形灭。齐千命于一瞬，指人世以长诀。发冤气之焄蒿，合游氛而障日。行当午而迷方，扬沙砾之嫖疾。衣缁败絮，墨查炭屑，浮江而下，至于海不绝。

亦有没者善游，操舟若神，死丧之威，从井有仁，旋入雷渊，并为波臣。又或择音无门，投身急濑，知蹈水之必濡，犹入险而思济。挟惊浪以雷奔，势若躋而终坠；逃灼烂之须臾，乃同归乎死地。积哀怨于灵台，乘精爽而为厉。出寒流以浹辰，目眈眈而犹视。知天属之来抚，懷流血以盈眦；诉强死之悲心，口不言而以意。

若其焚剥支离，漫漶莫别，圜者如圈，破者如玦。积埃填窍，灑指失节，嗟狸首之残形，聚谁何而同穴。收然灰之一抔，辨焚馀之白骨。呼呜，哀哉！

且夫众生乘化，是云天常，妻孥环之，绝气寢床。以死卫上，用登明堂，离而不怨，祀为国殇。兹也无名，又非其命，天乎何辜，罹此冤横！游魂不归，居人心绝。麦饭壶浆，临江呜咽。日堕天昏，悽悽鬼语。守哭迺鬻，心期冥遇。惟血嗣之相依，尚腾哀而属路。或举族之沈波，终狐祥而无主。悲夫！丛冢有坎，泰厉有祀，强饮强食，冯其气类。尚群游之乐，而无为妖祟！人逢其凶也邪？天降其酷也邪？夫何为而至于此极哉！

洪亮吉

出关与毕侍郎笺

自渡风陵，易车而骑，朝发蒲坂，夕宿盐池。阴云蔽亏，时雨凌厉。自河以东，与关内稍异，土逼若衡，塗危入栈。原林黯惨，疑披谷口之雾；衢歌哀怨，恍聆山阳之笛。

日在西隅，始展黄君仲则殡于运城西寺。见其遗棺七尺，枕书满篋。抚其吟案，则阿之遗笺尚存；披其總帷，则城东之小史既去。盖相如病肺，经月而难痊；昌谷呕心，临终而始悔者也。犹复丹铅狼藉，儿案纷披，手不能书，画之以指。此则杜鹃欲化，犹振哀音；鸷鸟将亡，冀留劲羽；遗弃一世之务，留连身后之名者焉。

伏念明公，生则为营薄宦，死则为卹衰亲。复发德音，欲梓遗集。一上之身，玉成终始，闻之者动容，受之者沦髓。冀其游岱之魂，感恩而西顾；返洛之旒，衔酸而东指。又况龚生竟夭，尚有故人；元伯虽亡，不无死友，他日传公风义，勉其遗孤，风兹来祀，亦盛事也。

今谨上其诗及乐府共四大册。此君生平与亮吉雅故，惟持论不同，尝戏谓亮吉曰：“予不幸早死，集经君订定，必乖余之指趣矣。”省其遗言，为之堕

泪。今不敢辄加朱墨，皆封送阁下，暨与述菴廉使、东有侍读，共删定之。即其所就，已有足传，方乎古人，无愧作者。惟藁草皆其手写，别无副本，梓后尚望付其遗孤，以为手泽耳。

亮吉十九日已抵潼关，马上率啓，不宣。

恽敬

游庐山记

庐山据浔阳彭蠡之会，环三面皆水也。凡大山得水，能敌其大以荡潏之则灵。而江湖之水，吞吐夷旷，与海水异。故并海诸山多壮郁，而庐山有娱逸之观。

嘉庆十有八年三月己卯，敬以事绝宫亭，泊左蠡。庚辰，星子，因往游焉。是日往白鹿洞，望五老峰，过小三峡，驻独对亭，振钥顿文会堂。有桃一株，方花，右芭蕉一株，叶方茁。月出后，循贯道溪，历钓台石、眠鹿场，右转达后山。松杉千万为一桁，横五老峰之麓焉。

辛巳，由三峡涧，陟欢喜亭。亭废，道险甚。求李氏山房遗址，不可得。登含鄱岭，大风啸于岭背，由隧来。风止，攀太乙峰。东南望南昌城，迤北望彭泽，皆隔湖，湖光湛湛然。顷之，地如卷席，渐隐；复顷之，至湖之中；复顷之，至湖嬾，而山足皆隐矣。始知云之障自远至也。于是四山皆蓬蓬然，而大云千万成阵，起山后，相驰逐布空中，势且雨，遂不至五老峰而下。窥玉渊潭，憩栖贤寺。回望五老峰，乃夕日穿漏，势相倚负。返，宿于文会堂。

壬午，道万杉寺，饮三分池。未抵秀峰寺里所，即见瀑布在天中。既及门，因西瞻青玉峡，详睇香炉峰，盥于龙井。求太白读书堂，不可得。返，宿秀峰寺。

癸未，往瞻云，迂道绕白鹤观。旋至寺，观右军墨池。西行，寻栗里卧醉石。石大于屋，当涧水。途中访简寂观，未往。返，宿秀峰寺，遇一微头陀。

甲申，吴兰雪携廖雪鹭、沙弥朗园来，大笑，排闷人。遂同上黄岩，侧足逾文殊台，俯玩瀑布下注，尽其变。叩黄岩寺，趾乱石寻瀑布源，溯汉阳峰，径绝而止。复返宿秀峰寺。兰雪往瞻云，一微头陀往九江。是夜大雨。在山中五日矣。

乙酉，晓望瀑布，倍未雨时。出山五里所，至神林浦，望瀑布益明。山沈沈苍酳一色，岩谷如削平。顷之，香炉峰下白云一缕起，遂团团相衔出；复顷之，遍山皆团团然；复顷之，则相与为一。山之腰皆弇之，其上下仍苍酳一色：生平所未睹也。夫云者，水之征，山之灵所泄也。敬故于是游所历，皆类记之，而于云独记其诡变足以娱性逸情如是，以诒后之好事者焉。

沈复

闲情记趣

余忆童稚时，能张目对日，明察秋毫，见藐小微物，必细察其纹理，故时有物外之趣。夏蚊成雷，私拟作群鹤舞空。心之所向，则或千或百果然鹤也。昂首观之，项为之强。又留蚊于素帐中，徐喷以烟，使其冲烟飞鸣，作青云白鹤观，果如鹤唳云端，怡然称快。于土墙凹凸处，花台小草丛杂处，常蹲其身，使与台齐；定神细视，以丛草为林，以虫蚁为兽，以土砾凸者为丘，凹者为壑，神游其中，怡然自得。一日见二虫斗草间，观之正浓，忽有庞然大物拔山倒树而来，盖一癞虾蟆也，舌一叶而二虫尽为所吞。余年幼方出神，不觉呀然惊恐。神定，捉虾蟆，鞭数十，驱之别院。年长思之，二虫之斗，盖图奸不从也。古语云：“奸近杀”，虫亦然耶？贪此生涯，卵为蚯蚓所哈（吴俊呼阳曰卵），肿不能便。提鸭开口哈之，婢偶释手，鸭颠其颈作吞噬状，惊而大哭，传为语柄。此皆幼时闲情也。

余扫墓山中，检有峦纹可观之石，归与芸商曰：“用油灰叠宣州石于白石盆，取色匀也。本山黄石虽古朴，亦用油灰，则黄白相间，凿痕毕露，将奈何？”芸曰：“择石之顽劣者捣末，于灰痕处乘湿糝之，干或色同也。”乃如其言，用宜兴窑长方盆，叠起一峰，偏于左而凸于右，背作横方纹，如云林石法，巉岩凹凸，若临江石矶状。虚一角，用河泥种千瓣白萍。石上植芎萝，俗呼云松。经营数日乃成。至深秋，芎萝蔓延满山，如藤萝之悬石壁，花开正红色。白萍亦透水大放，红白相间，神游其中，如登蓬岛。置之檐下，与芸品题。此处宜设水阁，此处宜立茅亭，此处宜凿六字曰“落花流水之间”；此可以居，此可以钓，此可以眺。胸中邱壑，若将移居者然。一夕，猫奴争食，自檐而堕，连盆与架顷刻碎之。余叹曰：“即此小经营，尚干造物忌耶！”两人不禁泪落。

友人鲁半舫，名璋，字春山，善写松柏或梅菊，工隶书，兼工铁笔。余寄居其家之萧爽楼，一年有半。楼共五椽，东向，余居其三。晦明风雨，可以远眺。庭中木犀一株，清香撩人。有廊有厢，地极幽静。移居时，有一仆一姬，并挈其小女来。仆能成衣，姬能纺绩。于是芸绣，姬绩，仆则成衣，以供薪水。余素爱客，小酌必行令。芸善不费之烹庖，瓜蔬鱼虾，一经芸手，便有意意外味。同人知余贫，每出杖头钱，作竟日叙。余又好洁，地无纤尘，且无拘束，不嫌放纵。诸君子如梁上之燕，自去自来。芸则拔钗沽酒，不动声色。良辰美景，不放轻过。

萧爽楼有四忌：谈官宦陞迁，公廨时事，八股时文，看牌掷色。有犯必罚酒五斤。有四取：慷慨豪爽，风流蕴藉，落拓不羁，澄静缄默。长夏无事，考对为会。每会八人，每人各携青蚨二百。先拈阄，得第一者为主考，关防别座

。第二者为誊录，亦就座。余作举子，各于誊录处取纸一条，盖用印章。主考出五七言各一句，刻香为限，行立构思，不准交头私语。对就后投入一匣，方许就座。各人交卷毕，誊录启匣，并录一册，转呈主考，以杜徇私。十六对中取七言三联，五言三联。六联中取第一者即为后任主考，第二者为誊录。每人有两联不取者罚钱二十文，取一联者免罚十文，过限者倍罚。一场，主考得香钱百文。一日可十场，积钱千文，酒资大畅矣。惟芸议为官卷，准坐而构思。

杨补凡为余夫妇写载花小影，神情确肖。是夜月色颇佳，兰影上粉墙，别有幽致。星澜醉后兴发曰：“补凡能为君写真，我能为花图影。”余笑曰：“花影能如人影否？”星澜取素纸铺于墙，即就兰影，用墨浓淡图之。日间取视，虽不成画，而花叶萧疏，自有月下之趣。芸甚宝之，各有题咏。

苏城有南园、北园二处，菜花黄时，苦无酒家小饮；携盒而往，对花冷饮，殊无意味。或议就近觅饮者，或议看花归饮者，终不如对花热饮为快。众议未定。芸笑曰：“明日但各出杖头钱，我自担炉火来。”众笑曰：“诺。”众去，余问曰：“卿果自往乎？”芸曰：“非也。妾见市中卖馄饨者，其担锅灶无不备，盍雇之而往。妾先烹调端整，到彼处再一下锅，茶酒两便。”余曰：“酒菜固便矣。茶乏烹具。”芸曰：“携一砂罐去，以铁叉串罐柄，去其锅，悬于行灶中，加柴火煎茶，不亦便乎？”余鼓掌称善。街头有鲍姓者，卖馄饨为业，以百钱雇其担，约以明日午后。鲍欣然允议。明日看花者至，余告以故，众感叹服。饭后同往，并带席垫。至南园，择柳阴下团坐。先烹茗，饮毕，然后暖酒烹肴。是时风和日丽，遍地黄金，青衫红袖，越阡度陌，蝶蜂乱飞，令人不饮自醉。既而酒肴俱熟。坐地大嚼。担者颇不俗，拉与同饮。游人见之莫不羨为奇想。杯盘狼藉，各已陶然，或坐或卧，或歌或啸。红日将颓，余思粥，担者即为买米煮之，果腹而归。芸问曰：“今日之游乐乎？”众曰：“非夫人之力不及此。”大笑出散。

梅曾亮

记棚民事

余为董文格公作行状，尽览其奏议。其任安徽巡抚，奏准棚民开山事甚力，大旨言与棚民相告讦者，皆溺于龙脉风水之说，至有以数百亩之山，保一棺之土，弃典礼，荒地利，不可施行。而棚民能攻苦茹淡于丛山峻岭，人迹不可通之地，开种旱谷，以佐稻粱。人无闲民，地无遗利，于策至便，不可禁止，以啓事端。余览其说而是之。

及余来宣城，问诸乡人。皆言未开之山，土坚石固，草树茂密，腐叶积数年，可二三寸，每天雨从树至叶，从叶至土石，历石罅滴沥成泉，其下水也缓，又水下而土不随其下。水缓，故低田受之不为灾；而半月不雨，高田犹受其

浸溉。今以斤斧童其山，而以锄犁疏其土，一雨未毕，沙石随下，奔流注壑涧中，皆填汙不可贮水，毕至洼田中乃止；及洼田竭，而山田之水无继者。是为开不毛之上，而病有谷之田；利无税之佣，而瘠有税之户也。余亦闻其说而是之。

嗟夫！利害之不能两全也久矣。由前之说，可以息事；由后之说，可以保利。若无失其利，而又不至如董公之所忧，则吾盖未得其术也。故记之以俟夫习民事者。

梅曾亮

游小盘谷记

江宁府城，其西北包卢龙山而止。余尝求小盘谷，至其地，土人或曰无有。唯大竹蔽天，多歧路，曲折广狭如一，探之不可穷。闻犬声，乃急赴之，卒不见人。

熟五斗米顷，行抵寺，曰归云堂。土田宽舒，居民以桂为业。寺傍有草径其微，南出之，乃坠大谷。四山皆大桂树，随山陂陀。其状若仰大盂，空响内贮，警咳不得他逸；寂寥无声，而耳听常满。渊水积焉，尽山麓而止。

由寺北行，至卢龙山，其中坑谷洼隆，若井灶鬯腭之状。或曰：“遗老避兵者，三十六茅庵，七十二团瓢，皆当其地。”

日且暮，乃登山循城而归。暝色下积，月光布其上。俯视万影摩荡，若鱼龙起伏波浪中。诸人皆曰：“此万竹蔽天处也。所谓小盘谷，殆近之矣。”同游者，侯振廷舅氏，管君异之、马君湘帆，欧生岳庵，弟念勤，凡六人。

龚自珍

病梅馆记

江宁之龙蟠，苏州之邓尉，杭州之西溪，皆产梅。或曰：梅以曲为美，直则无姿；以欹为美，正则无景；梅以疏为美，密则无态。固也。此文人画士，心知其意，未可明诏大号，以绳天下之梅也；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，斫直，删密，锄正，以夭梅、病梅为业以求钱也。梅之欹、之疏、之曲，又非蠢蠢求钱之民，能以其智力为也。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，明告鬻梅者，斫其正，养其旁条，删其密，夭其稚枝，锄其直，遏其生气，以求重价，而江、浙之梅皆病。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！

予购三百盆，皆病者，无一完者。既泣之三日，乃誓疗之、纵之、顺之，毁其盆，悉埋于地，解其棕缚；以五年为期，必复之全之。予本非文人画士，甘受诟厉，辟病梅之馆以贮之。呜呼！安得使予多暇日，又多闲田，以广贮江宁、杭州、苏州之病梅，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哉？

龚自珍

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

钦差大臣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林公既陛辞，礼部主事仁和龚自珍则献三种决定义，三种旁义，三种答难义，一种归墟义。

中国自禹、箕子以来，食货并重。自明初开矿，四百余载，未尝增银一厘，今银尽明初银也。地中实，地上虚，假使不漏于海，人事火患，岁岁约耗银三四千两，况漏于海如此乎？此决定义，更无疑义。汉世五行家，以食妖、服妖占天下之变。鸦片烟则食妖也，其人病魂魄，逆昼夜。其食者宜縲首诛！贩者、造者宜刎脰诛！兵丁食，宜刎脰诛！此决定义，更无疑义。诛之不可胜诛，不可不绝其源；绝其源，则夷不逞，奸民不逞。有二不逞，无

武力何以胜也？公驻澳门，距广州城远，夷也。公以文臣孤入夷，其可乎？此行宜以重兵自随，此正皇上颁关防使节制水师意也。此决定义，更无疑义。

食妖宜绝矣，宜并杜绝呢羽毛之至。杜之则蚕桑之利重，木棉之利重，蚕桑、木棉之利重，则中国实。又凡钟表、玻璃、燕窝之属，悦上都之少年，而夺其所重者，皆至不急之物也，宜皆杜之。此一旁义。宜勒限使夷人徙澳门，不许留一夷。留夷馆一所，为互市之栖止。此又一旁义。火器宜讲求，京师火器营，乾隆中攻金川用之，不知施于海便否？广州有巧工能造火器否？胡宗宪《图编》，有可约略仿用者否？宜下群吏议。如带广州兵赴澳门，多带巧匠，以便修整军器。此又一旁义。

于是有儒生送难者曰：“中国食急于货。”袭汉臣刘陶旧议论以相抵。固也，似也，抑我岂护惜货而置食于不理也哉？此议施之于开矿之朝，谓之切病；施之于禁银出海之朝，谓之不切病。食固第一，货即第二，禹、箕子言如此矣。此一答难。于是有关吏送难者曰：“不用呢羽、钟表、燕窝、玻璃，税将绌。”夫中国与夷人互市，大利在利其米，此外皆末也。宜正告之曰：行将关税定额，陆续请减，未必不蒙恩允；国家断断不恃榷关所入，矧所损细所益大。此又一答难。乃有迂诞书生送难者，则不过曰“为宽大”而已，曰“必毋用兵”而已。告之曰：“刑乱邦用重典”，周公公训也。至于用兵，不比陆路之用兵，此驱之，非剿之也；此守海口，防我境，不许其入，非与彼战于海，战于舳舻也。伏波将军则近水，非楼船将军，非横海将军也。况陆路可追，此无可追，取不逞夷人及奸民，就地正典刑，非有大兵阵之原野之事，岂古人于陆路开边衅之比也哉？此又一答难。

以上三难，送难者皆天下黠猾游说而貌为老成迂拙者也。粤省僚文中有之，幕客中有之，游客中有之，商估中有之，恐绅士中未必无之，宜杀一儆百。公此行此心，为若辈所动，游移万一，此千载之一时，事机一跌，不敢言之矣

！不敢言之矣！

古奉使之诗曰：“忧心悄悄，仆夫况瘁。”悄悄者何也？虑尝试也，虑窥伺也，虑泄言也。仆夫左右亲近之人，皆大敌也。仆夫且忧形于色，而有况瘁之容，无飞扬之意，则善于奉使之至也。阁下其绎此诗！

何为一归墟义也？曰：我与公约，期公以两期期年，使中国十八行省银价平，物力实，人心定，而后归报我皇上。《书》曰：“若射之有志。”我之言，公之鹄矣。

薛福成

观巴黎油画记

光绪十六年春闰二月甲子，余游巴黎蜡人馆。见所制蜡人，悉仿生人，形体态度，发肤颜色，长短丰瘠，无不毕肖。自王公卿相以至工艺杂流，凡有名者，往往留像于馆。或立或卧，或坐或俯，或笑或哭，或饮或博，骤视之，无不惊为生人者。余亟叹其技之奇妙。译者称：“西人绝技，尤莫逾油画，盍驰往油画院，一观普法交战图乎？”

其法为一大圆室，以巨幅悬之四壁，由屋顶放光明入室。人在室中，极目四望，则见城堡、冈峦、溪涧、树林，森然布列；两军人马杂遝；驰者、伏者、奔者、追者、开枪者、燃炮者、擎大旗者、挽炮车者，络绎相属。每一巨弹堕地，则火光迸裂，烟焰迷漫；其被轰击者，则断壁危楼，或黔其庐，或赭其垣。而军士之折臂断足、血流殷地、偃仰僵仆者，令人目不忍睹。仰视天，则明月斜挂，云霞掩映；俯视地，则绿草如茵，川原无际。几自疑身外即战场，而忘其在一室中者。迨以手扪之，始知其为壁也、画也、皆幻也。余闻法人好胜，何以自绘败状，令人丧气若此？译者曰：“所以昭炯戒，激众愤、图报复也。”则其意深长矣。

夫普法之战，迄今虽为陈迹，而其事信而有征。然者此画果真邪、幻邪？幻者而同于真邪？真者而同于幻邪？斯二者盖皆有之。

林纾

记超山梅花

夏容伯同声，嗜古士也，隐于栖溪。余与陈吉士、高啸桐买舟访之。约寻梅于超山。由溪上易小舟，循浅濑至超山之北。沿岸已见梅花。里许，遵陆至香海楼，观宋梅。梅身半枯，侧立水次；古干诘屈，苔蟠其身，齿齿作鳞甲。年久，苔色幻为铜青。旁列十余树，容伯言皆明产也。景物凄黯无可纪，余索然将返。容伯导余过唐玉潜祠下，花乃大盛：纵横交纠，玉雪一色；步武高下，沿梅得径。远馥林麓，近偃陂陀；丛芬积缟，弥满山谷。几四里始出梅窝，阴松列队，下闻溪声，余来船已停濑上矣。余以步，船人以水，沿溪行，路

尽适相值也。是晚仍归栖溪。

迟明，复以小舟绕出山南，花益多于山北。野水古木，渺滞翳，小径岐出为八、九道，抵梅而尽。至乾元观，观所谓水洞者。潭水清冽，怪石怒起水上，水附壁而止。石状豁閤，阴绿惨淡。石脉直接旱洞。旱洞居观右偏。三十余级，及洞口，深窈沉黑中，有风水荡击之声。同游陈寄湖、涤寮兄弟，爆管入，不竟洞而出。潭之右偏，镌“海云洞”三大字，宋赵清猷笔也。寻丁酉轩父子石像，已剥落，诗碣犹隐隐可读。容伯饭我观中。余举觞叹息，以生平所见梅花，咸不如此之多且盛也。容伯言：“冬雪霁后，花益奇丽，过于西溪。”然西溪余两至，均失梅候。今但作《超山梅花记》，一寄容伯，一寄余友陈寿慈于福州。寿慈亦嗜梅者也。

林纾

湖之鱼

林子啜茗于湖滨之肆，丛柳蔽窗，湖水皆黯碧如染，小鱼百数来会其下。

戏嚼豆脯唾之，群鱼争喋；然随喋随逝，继而存者，三四鱼焉。再唾之，坠缀葑草之上，不食矣。始谓鱼之逝者皆饱也。寻丈之外，水纹攒动，争喋他物如故。

余方悟：钓者将下钩，必先投食以引之。鱼图食而并吞钩。久乃知，凡下食者皆将有钩矣。然则名利之藪，独无钩乎？不及其盛下食之时而去之，其能脱钩而逝者几何也？！

章炳麟

邹容传

邹容，字威丹，四川巴人。父某，行商陇蜀间，略知书。容少慧敏，年十二，诵“九经”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皆上口。父以科甲期之，君弗欲，时喜雕刻，父怒，辄榜笞至流血，然愈重爱。容稍长，从成都吕翼文学。与人言，指天画地，非尧舜，薄周孔，无所避。翼文惧，摈之。父令就日本学，时年十七矣。与同学钮永建规设中国协会，未就。学二岁，陆军学生监督姚甲有奸私事，容偕五人排闥入其邸中，榜颊数十，持剪刀断其辮发。事觉，潜归上海，与章炳麟见于爱国学社。是时，社生多习英吉利语，容调之曰：“诸君堪为贾人耳。”社生皆怒，欲殴之。广州大狙冯镜如，故入英吉利籍，方设国民议政厅于上海，招容，容诘镜如曰：“若英吉利人，此国民者，中国国民邪？英吉利国民邪？”镜如惭，事中寝。

容既明习国史，学于翼文，复通晓《说文》部居。疾异族如仇讎，乃草《革命军》以摈满洲。自念语过浅露，就炳麟求修饰。炳麟曰：“感恒民当如是。”序而刻之。会虏遣江苏候补道俞明震检察革命党事，将逮爱国学社教习吴

眇。眇故恂容、炳麟，又幸脱祸，直诣明震自归，且以《革命军》进。明震缓眇，眇逸，遂名捕容、炳麟。容在狱，日就炳麟说经，亦时时讲佛典，炳麟以《因明人正理论》授之，曰：“学此，可以解三年之忧矣。”明年，狱决，容、炳麟皆罚作。西人遇囚无状。容不平，又啖麦饭不饱，益愤激，内热溲膏。炳麟谓容曰：“子素不嗜声色，又未近女，今不梦寐而髓自出，宜惩忿自摄持，不者至春当病温。”明年正月，疾果发。体温温不大热，但欲寐；又懊烦冤，不得卧；夜半独语骂人，比旦皆不省。炳麟知其病少阴也，念得中工，进黄连、阿胶，鸡子黄汤，病日已矣。则告狱卒长，请自为持脉疏汤药，弗许；请召日本医，弗许。病四十日，二月二十九日夜半卒于狱中，年二十一矣。诘朝日加巳，炳麟往抚其尸，目不瞑。内外哗言：西医受贿，下毒药杀之。疑不能明。然西医视狱囚至微贱，凡病皆令安坐待命，勿与药。狱囚五百，岁瘐死者率一百六十人。容疾始发，而医不知其剧；比日久，病能已著，顾予以热病常药，亦下毒之次也。

容卒之岁，日本与露西亚始成。

徐珂

冯婉贞胜英人于谢庄

咸丰庚申，英法联军自海入侵，京洛骚然。距圆明园十里，有村曰谢庄，环村居者皆猎户。中有鲁人冯三保者，精技击。女婉贞，年十九，姿容妙曼，自幼好武术，习无不精。是年，谢庄办团，以三保勇而多艺，推为长。筑石砦土堡于要隘，树帜曰“谢庄团练冯”。一日晌午，谍报敌骑至，旋见一白酋督印度卒约百人，英将也，驰而前。三保戒团众装药实弹，毋妄发，曰：“此劲敌也，度不中而轻发，徒糜弹药，无益吾事。慎之！”

时敌军已近砦，枪声隆隆，砦中人踧伏不少动。既而敌行益迩，三保见敌势可乘，急挥帜，曰：“开火！”开火者，军中发枪之号也。于是众枪齐发，敌人纷堕如落叶。及敌枪再击，砦中人又惊伏矣，盖籍砦墙为蔽也。攻一时，敌退，三保亦自喜。婉贞独戚然曰：“小敌去，大敌来矣！设以炮至，吾村不齏粉乎？”三保瞿然曰：“何以为计？”婉贞曰：“西人长火器而短技击，火器利袭远，技击利巷战。吾村十里皆平原，而与之竞火器，其何能胜？莫如以吾所长，攻敌所短。操刀挟盾，猱进鸢击，徼天之幸，或能免乎！”三保曰：“悉吾村之众，精技击者不过百人。以区区百人，投身大敌，与之扑斗，何异以孤羊投狼群？小女子毋多谈！”婉贞微叹曰：“吾村亡无日矣！吾必尽吾力以拯吾村！拯吾村，即以卫吾父。”于是集谢庄少年之精技击者而诏之曰：“与其坐而待亡，孰若起而拯之？诸君无意则已，诸君而有意，瞻予马首可也。”众皆感奋。

婉贞于是率诸少年结束而出，皆玄衣白刃，剽疾如猿猴。去村四里有森林，阴翳蔽日，伏焉。未几，敌兵果舁炮至，盖五六百人也。挟刃奋起，率众袭之。敌出不意，大惊扰，以枪上刺刀相搏击，而便捷猛鸷终弗逮。婉贞挥刀奋斫，所当无不披靡，敌乃纷退。婉贞大呼曰：“诸君！敌人远吾，欲以火器困吾也，急逐弗失！”于是众人竭力挠之，彼此错杂，纷纭拏斗，敌枪终不能发，日暮，所击杀者无虑百十人。敌弃炮仓皇遁，谢庄遂安。

梁启超

少年中国说

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，一则曰老大帝国，再则曰老大帝国。是语也，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。呜呼！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？任公曰：晋！是何言！是何言！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。

欲言国之老少，请先言人之老少。老年人常思既往，少年人常思将来。惟思既往也，故生留恋心；惟思将来也，故生希望心。惟留恋也，故保守；惟希望也，故进取。惟保守也，故永旧；惟进取也，故日新。惟思既往也，事事皆其所已经者，故惟知照例；惟思将来也，事事皆其所未经者，故常敢破格。老年人常多忧虑，少年人常好行乐。惟多忧也，故灰心；惟行乐也，故盛气。惟灰心也，故怯懦；惟盛气也，故豪壮。惟怯懦也，故苟且；惟豪壮也，故冒险。惟苟且也，故能灭世界；惟冒险也，故能造世界。老年人常厌事，少年人常喜事。惟厌事也，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；惟好事也，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。老年人如夕照，少年人如朝阳。老年人如瘠牛，少年人如乳虎。老年人如僧，少年人如侠。老年人如字典，少年人如戏文。老年人如鸦片烟，少年人如泼兰地酒。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，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。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，少年人如西比利亚之铁路。老年人如秋后之柳，少年人如春前之草。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，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。此老年人与少年人性格不同之大略也。任公曰：人固有之，国亦宜然。

任公曰：伤哉，老大也！浔阳江头琵琶妇，当明月绕船，枫叶瑟瑟，衾寒于铁，似梦非梦之时，追想洛阳尘中春花秋月之佳趣。西宫南内，白发宫娥，一灯如穗，三五对坐，谈开元、天宝间遗事，谱《霓裳羽衣曲》。青门种瓜人，左对孺人，顾弄孺子，忆侯门似海珠履杂遝之盛事。拿破伦之流于厄蔑，阿刺飞之幽于锡兰，与三两监守吏，或过访之好事者，道当年短刀匹马驰骋中原，席卷欧洲，血战海楼，一声叱咤，万国震恐之丰功伟烈，初而拍案，继而抚髀，终而揽镜。呜呼，面皴齿尽，白发盈把，颓然老矣！若是者，舍幽郁之外无心事，舍悲惨之处无天地；舍颓唐之外无日月，舍叹息之外无音声；舍待死之外无事业。美人豪杰且然，而况寻常碌碌者耶？生平亲友，皆在墟墓

；起居饮食，待命于人。今日且过，遑知他日？今年且过，遑恤明年？普天下灰心短气之事，未有甚于老大者。于此人也，而欲望以拿云之手段，回天之事功，挟山超海之意气，能乎不能？

呜呼！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？立乎今日以指畴昔，唐虞三代，若何之郅治；秦皇汉武，若何之雄杰；汉唐来之文学，若何之隆盛；康乾间之武功，若何之烜赫。历史家所铺叙，词章家所讴歌，何一非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、赏心乐事之陈迹哉！而今颓然老矣！昨日割五城，明日割十城，处处雀鼠尽，夜夜鸡犬惊。十八省之土地财产，已为人怀中之肉；四百兆之父兄子弟，已为人注籍之奴，岂所谓“老大嫁作商人妇”者耶？呜呼！凭君莫话当年事，憔悴韶光不忍看！楚囚相对，岌岌顾影，人命危浅，朝不虑夕。国为待死之国，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。万事付之奈何，一切凭人作弄，亦何足怪！

任公曰：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？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问题也。如其老大也，则是中国为过去之国，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国，而今渐渐灭，他日之命运殆将尽也。如其非老大也，则是中国为未来之国，即地球上昔未现此国，而今渐发达，他日之前程且方长也。欲断今日之中国为老大耶？为少年耶？则不可不先明“国”字之意义。夫国也者，何物也？有土地，有人民，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，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，自制法律而自守之；有主权，有服从，人人皆主权者，人人皆服从者。夫如是，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，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国也，自百年以来也。完全成立者，壮年之事也。未能完全成立而渐进于完全成立者，少年之事也。故吾得一言以断之曰：欧洲列邦在今日为壮年国，而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。

夫古昔之中国者，虽有国之名，而未成国之形也。或为家族之国，或为酋长之国，或为诸侯封建之国，或为一王专制之国。虽种类不一，要之，其于国家之体质也，有其一部而缺其一部。正如婴儿自胚胎以迄成童，其身体之一二官支，先行长成，此外则全体虽粗具，然未能得其用也。故唐虞以前为胚胎时代，殷周之际为乳哺时代，由孔子而来至于今为童子时代。逐渐发达，而今乃始将入成童以上少年之界焉。其长成所以若是之迟者，则历代之民贼有窒其生机者也。譬犹童年多病，转类老态，或且疑其死期之将至焉，而不知皆由未完成未成立也。非过去之谓，而未来之谓也。

且我中国畴昔，岂尝有国家哉？不过有朝廷耳！我黄帝子孙，聚族而居，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，而问其国之为何名，则无有也。夫所谓唐、虞、夏、商、周、秦、汉、魏、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隋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者，则皆朝名耳。朝也者，一家之私产也。国也者，人民之公产也。朝有朝之老少，国有国之老少。朝与国既异物，则不能以朝之老少而指为国之老少明矣

。文、武、成、康，周朝之少年时代也。幽、厉、桓、赧，则其老年时代也。高、文、景、武，汉朝之少年时代也。元、平、桓、灵，则其老年时代也。自余历朝，莫不有之。凡此者谓为一朝廷之老也则可，谓为一国之老也则不可。一朝廷之老且死，犹一人之老且死也，于吾所谓中国者何与焉。然则，吾中国者，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。天地大矣，前途辽矣。美哉我少年中国乎！

玛志尼者，意大利三杰之魁也。以国事被罪，逃窜异邦。乃创立一会，名曰“少年意大利”。举国志士，云涌雾集以应之。卒乃光复旧物，使意大利为欧洲之一雄邦。夫意大利者，欧洲之第一老大国也。自罗马亡后，土地隶于教皇，政权归于奥国，殆所谓老而濒于死者矣。而得一玛志尼，且能举全国而少年之，况我中国之实为少年时代者耶！堂堂四百余州之国土，凛凛四百余兆之国民，岂遂无一玛志尼其人者！

袭自珍氏之集有诗一章，题曰《能令公少年行》。吾尝爱读之，而有味乎其用意之所存。我国民而自谓其国之老大也，斯果老大矣；我国民而自知其国之少年也，斯乃少年矣。西谚有之曰：“有三岁之翁，有百岁之童。”然则，国之老少，又无定形，而实随国民之心力以为消长者也。吾见乎玛志尼之能令国少年也，吾又见乎我国之官吏士民能令国老大也。吾为此惧！夫以如此壮丽浓郁翩翩绝世之少年中国，而使欧西日本人谓我为老大者，何也？则以握国权者皆老朽之人也。非哦几十年八股，非写几十年白折，非当几十年差，非捱几十年俸，非递几十年手本，非唱几十年喏，非磕几十年头，非请几十年安，则必不能得一官、进一职。其内任卿贰以上，外任监司以上者，百人之中，其五官不备者，殆九十六七人也。非眼盲则耳聋，非手颤则足跛，否则半身不遂也。彼其一身饮食步履视听言语，尚且不能自了，须三四人左右扶之捉之，乃能度日，于此而乃欲责之以国事，是何异立无数木偶而使治天下也！且彼辈者，自其少壮之时既已不知亚细亚、欧罗巴为何处地方，汉祖唐宗是那朝皇帝，犹嫌其顽钝腐败之未臻其极，又必搓磨之，陶冶之，待其脑髓已涸，血管已塞，气息奄奄，与鬼为邻之时，然后将我二万里山河，四万万人命，一举而界于其手。呜呼！老大帝国，诚哉其老大也！而彼辈者，积其数十年之八股、白折、当差、捱俸、手本、唱诺、磕头、请安，千辛万苦，千苦万辛，乃始得此红顶花翎之服色，中堂大人之名号，乃出其全副精神，竭其毕生力量，以保持之。如彼乞儿拾金一锭，虽轰雷盘旋其顶上，而两手犹紧抱其荷包，他事非所顾也，非所知也，非所闻也。于此而告之以亡国也，瓜分也，彼乌从而听之，乌从而信之！即使果亡矣，果分矣，而吾今年七十矣，八十矣，但求其一两年内，洋人不来，强盗不起，我已快活过了一世矣！若不得已，则割三头两省

之土地奉申贺敬，以换我几个衙门；卖三几百万之人民作仆为奴，以赎我一条老命，有何不可？有何难办？呜呼！今之所谓老后、老臣、老将、老吏者，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手段，皆具于是矣。西风一夜催人老，凋尽朱颜白尽头。使走无常当医生，携催命符以祝寿，嗟乎痛哉！以此为国，是安得不老且死，且吾恐其未及岁而殇也。

任公曰：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，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。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，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。彼老朽者何足道，彼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，而我少年乃新来而与世界为缘。如僦屋者然，彼明日将迁居他方，而我今日始入此室处。将迁居者，不爱护其窗棂，不洁治其庭庑，俗人恒情，亦何足怪！若我少年者，前程浩浩，后顾茫茫。中国而为牛为马为奴隶，则烹宰捶鞭之惨酷，惟我少年当之。中国如称霸宇内，主盟地球，则指挥顾盼之尊荣，惟我少年享之。于彼气息奄奄与鬼为邻者何与焉？彼而漠然置之，犹可言也。我而漠然置之，不可言也。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，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，其进步未可量也。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，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，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。故今日之责任，不在他人，而全在我少年。少年智则国智，少年富则国富；少年强则国强，少年独立则国独立；少年自由则国自由，少年进步则国进步；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，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。红日初升，其道大光。河出伏流，一泻汪洋。潜龙腾渊，鳞爪飞扬。乳虎啸谷，百兽震惶。鹰隼试翼，风尘吸张。奇花初胎，矍矍皇皇。干将发硎，有作其芒。天戴其苍，地履其黄。纵有千古，横有八荒。前途似海，来日方长。美哉我少年中国，与天不老！壮哉我中国少年，与国无疆！